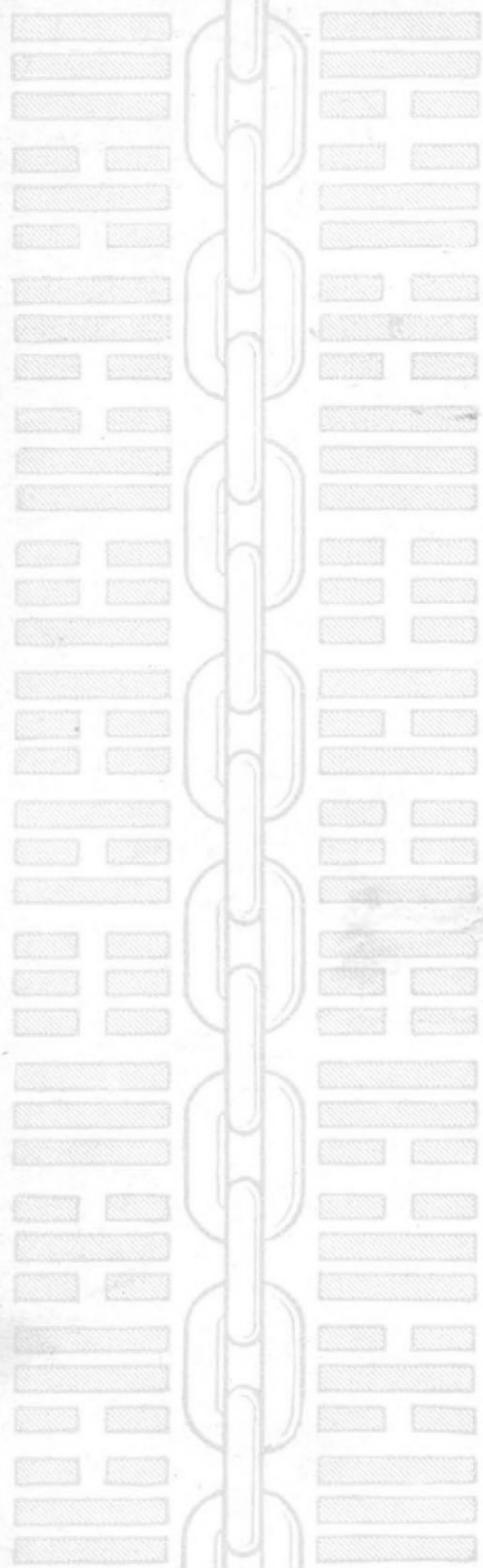


叢文知求

論衡  
卷之  
三  
政  
會

版出社版出知求



# 求知文叢第十六輯目錄

本輯介紹（底封裏）

論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志剛（一一一—一八）

一、分裂內戰的危機已空前嚴重

二、抗戰局勢的變化和國民參政會的變化

三、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召開了二屆參政會的第一次大會

四、被強姦了的二屆國參會第一次大會

五、二屆國參會第一次大會的真實意義

六、挽救時局危機的關鍵

從明末黨爭說到今日國事……………青之（一）

——「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第六節

中國的政治危機……………正風輝（一）

一、麥琪爾：中國的政治危機

二、亞細亞狄亞斯：法西軸心與中國統一戰線

希特勒的『春季之歌』……………壽吉（一一）

蘇聯的國防……………朱進（一一）

一、沉默與神祕

二、天文數字的國際預算

三、軍力的增加是幾何級數的

四、四次成功的試練

五、十月革命的與國際主義的武裝

論孔夫子……………水若（一一—二〇）

## 論國民參政會

三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著者 志剛 等

出版者 求知出版社

總經理 上海五洲書報社

山東路二二一號

特約 亞美書社

代定處 青島路六七號

青年圖書文具商店

戈登路二十二號

香港經售

星 厚 書 店

大道中一七五號

電話二七九一五

經售處 各書店各報攤

零售定價 七 角

版權 不許翻印

預約 每六冊二元五角  
每十二冊四元五角

# 論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

志剛

## 一 分裂內戰的危機已空前嚴重

震動一時的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已於本月十日閉幕了。在這次大會的閉會期間，一方面，我們看到了一切在反共親日份子（不管他們口頭上唱着怎樣漂亮的抗戰論調）控制之下的輿論機關，全面地展開了武斷而卑鄙的反共宣傳，甚至不惜捏造新聞，刪改消息，以求適合其反共的嗜好；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所有某方及其支配下的奴才報紙，普遍地發出幸災樂禍、挑撥離間的言論，並一致向反共頑固份子投送讚美誘惑之辭，而同樣地展開了對共產黨的侮罵攻訐。親日派反共頑固份子之公然如此露骨地在全國人民面前顯現其猙獰面目，竟敢公開侮罵四年來為抗戰盡了最大努力而為全國人民所愛戴擁護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已經充分證明親日派反共頑固份子已不惜促成統一戰線的全面破裂，決心為「和平」運動清除道路，以便利親日份子的對日投降，葬送神聖抗戰於內戰的血泊之中。現在，國民參政會已經成為親日派反共頑固份子所把持利用的反共工具，而此次會議的結果，則證明：分裂內戰的

危機是空前嚴重了。

## 二 抗戰局勢的變化和國民參政會的變化

抗戰局勢的發展到這樣危急的地步，不是偶然的；國民參政會之成爲今日的狀況，也不是偶然的。

蘆溝橋的砲聲揭開了抗戰的序幕，因爲這時再不抗戰就無以圖存；抗戰的繼續展開則啓發了廣大民衆的民主要求，因爲沒有民主就無法繼續抗戰。當時的國民黨，在抗戰的需要和民衆的要求之下，曾經覺察實行民主政治之必要，於是乃有抗戰建國綱領的頒佈，其中在關於政治部分中規定：「組織國民參政會，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施行。」一九三八年抗戰週年紀念日，國民參政會正式成立。

按照國民參政會的組織條例，國民參政員的產生，是非常不民主的；各省市的參政員由各省市黨政聯席會議加倍提出，蒙藏參政員及僑胞參政員要由國民黨的蒙藏委員會及僑務委員會加倍提出，各文化團體經濟團體參政員，由國防最高會議加倍提出；然後，再經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屬國民參政員資格審議會加以審查，最後再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然而不論如何，由於當時抗戰情勢的迫切需要，參政會內還是包括了各黨各派的人物，再因爲當時國民黨的

政策，也是趨向於進步的，所以第一屆國民參政會是相當地反映了民衆的意見，還不失爲一個民意機關。特別是汪系份子叛變抗戰退出國民參政會以後，國民參政會這一進步的作用就更加顯露出來。

第一屆參政會參政員的任期，按規定本來只有一年，後來又延長了一年，在這兩年的期間按照組織條例每三個月開全體大會一次，共開八次，然而實際上只開了五次大會。這中間，只有第一次大會是在武漢舉行的，其他四次都是在重慶舉行的。

正是由於國民黨在抗戰開始之初整個是趨向於進步方面，和國民參政會本身具有相當的民主性，所以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的每次大會，都對抗戰起了推動進步的作用。第一次大會的宣言中，明白提出「本會茲特代表全體國民莊嚴宣佈：中國民族必以堅持不屈之意志，動員其一切物力人力，爲自衛爲人道與此窮兇極惡之侵略者長期抗戰，以達最後勝利之日爲止」。並指出「在政治上須本抗戰建國綱領，力求庶政之革新，樹立民主政治之基礎」。第二次大會是武漢撤退以後在重慶召集的，曾一致決議「擁護蔣委員長所宣示全面抗戰、持久抗戰、取主動之政府既定方針」，號召全體國民「堅決抗戰及決不屈服，共守勿渝，以完成抗戰建國之任務」，打擊了親日份子妥協投降的陰謀，穩定了某些大資產階級的動搖。並通過鄒韜奮等七十四人所提「請搗銷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以充分反映輿論保障出版自由案」，反映了民衆的民主要求。第三次參政會舉行

於汪精衛及其徒衆脫離抗戰陣營以後，這時抗戰的困難增加起來，動搖親日的大資產階級代表一部份被清除出去，另一部份還繼續留在抗戰陣營裏動搖抗戰的既定國策，這時加強下層民衆的力量以支持抗戰的繼續，成爲迫切的要求，因此第三次大會一方面決議「抗戰既定國策必須堅持到底」，號召國民「堅其信心，齊其步伐，一心一德，激始激終，以復我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而完成抗戰建國之大業」；另一方面又通過了周覽等五十人所提「請確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國基礎案」。自此以後，民衆中間就漸漸展開了民主憲政運動。至第四次大會召開時，帝國主義大戰已經爆發，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本加強其政治進攻，英美在遠東積極進行犧牲中國抗戰的慕尼黑政策，暗藏的親日投降份子更積極地活躍起來，英美路綫的頑固份子則積極響應了英美策動中日「和平」的陰謀，抗戰持續更加困難，發揮人民力量以堅持抗戰的民主運動也就更加迫切需要。適應這一要求，第四次參政會議除了通過堅持抗戰的決議外，更通過了對堅持抗戰有重大決定意義的「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實行憲政，保障各抗日黨派合法權利與集中人材改革行政機構」的議案，規定治標辦法：「（一）請政府明令宣佈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爲適應戰時需要，政府機構應加充實並改進，藉以集中全國各方人才，從事抗戰建國工作，爭取最後勝利」；治本辦法：「（一）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二）由議長指定參政員若干組織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真正表明了全國民衆

對於實現民主政治的一致的迫切要求。而四次參政會閉幕以後，全國各地便普遍展開了蓬勃的憲政運動。國民黨的六中全會也通過定期召開國民大會的議案，但各地的憲政運動除少數敵後地區外，都普遍遭到了嚴厲的壓制與束縛，壓迫民衆運動及國共磨擦的事件也層出不窮起來。顯然，人民力量的高昂已漸漸威脅了親日頑固份子的特權地位；人民的民主要求，已超出了這些少數特權者所能允許的範圍，爲此，國民黨中央於去年二月一日發表了關於憲政問題給省市黨部的指示：第一，說明在憲政實施移繼續進行調政未完成的工作。這就是要繼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第二，要維持舊的國民大會的選舉法，即是說要人民選舉事實上爲國民黨所指派固定的人做自己的代表；同時規定國民黨全體中央執監委員爲國民大會當然代表，這就使國民大會變爲毫無『民主』氣味的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工具。第三，規定要召開的國民大會的職權只是一個制憲機關，而要另定實施憲政的日期，它不是民意機關，不是最高權利的機關；這就是要把民主立憲的實現推至不可知的未來，無限期延長一黨專政的非民主統治。第四，認爲國民黨少數人所製定的『五五憲章』惟一合法的憲法草案，這就是要把憲政永遠成爲少數人的專政而把人民大眾永遠摺斥於『憲政』之外，使憲政變爲鞏固少數人專政的工具。第五，限制、控制憲政運動，使不能在廣大民衆中間普遍展開，這就是要使憲政運動變爲少數人專政的裝飾品，與人民大眾無關。由這一指示，我們已可看出國民黨中少數上層份子把持政權的企圖。至第五次參政會開會時，汪××組織剛剛在南

京於日人支持之下登台，參政大會通過了堅持貫徹抗戰國策的議案和聲討汪××組織的通電，打擊了當時親日投降份子的活動；但對憲法草案的討論，在國民黨的以民主的政策之下，却實未得到正確的結論。事實證明：國民黨中央的政策，同民衆的要求是愈離愈遠了。

去年九月二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忽然公佈國民大會延期召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產生方法予以改進，名額予以增加，職權量予擴充，並將議長制改爲主席團制。這證明了國民黨中央已決意反對人民的民主要求，加強鞏固爲少數人所把持的一黨專政。

國民大會的延期，在一般人民看來並不感覺到十分可惜，因爲根據着舊的選舉法選舉出來的代表根本就不不是人民的代表。以這些代表所組織的國民大會不過是國民黨一黨所包辦的大會，對於這樣的『國民大會』，國民是不會感覺興趣的；值得驚奇的倒是由此發現的另外一個事實：即是國民黨中央甚至連這樣一個大會都不敢也不願召集，這充分表明了把持着國民黨中央機構的少數大資產階級代表，不但恐懼着工農人民權利的增大，而且也恐懼着國民黨大多數黨員的權利的增大的。他們恐怕在人民的推動之下甚至這樣一個爲國民黨所包辦的國民大會，也會提出他們所不願接受的要求來。

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組織方法，也同樣證明了國民黨中央的反對民主要求，而有意把國民參政會變爲鞏固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御用工具。



首先，就讓我們來看看第二屆參政員的產生方法比前一屆有些什麼「改進」吧。

新的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中所規定的參政員產生方法，只有省市參政員一項有些改變其他各項都毫無變更。按照舊的規定，各省市參政員產生方法是「由各省市政府及省市黨部聯席會議，按其本省市應出參政員名額加倍提出候選人；國防最高會議亦得提出同額候選人，在敵軍完全佔領之省市，省市參政員候選人，由國防最高會議按照各該省市應出名額加倍提出」。然後「由國防最高會議彙交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付國民參政員資格審議會審議，審議會審議完畢時，以其結果報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這裏，又規定國民參政員資格審議會的委員九人，其人選一定要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最後再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從已審議好了的候選人中間圈定規定的名額，「提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之」。

新的組織條例，則規定省市參政員應「由各省市臨時參議會，用無記名連記投票法選舉之，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其在臨時參議會尚未成立的省市，參議員的產生方法與舊條例相同。因此，問題的關鍵是在於省市臨時參議會參議員的產生又是怎樣的？

省臨時參議會的組織條例規定參政員候選人必須年滿三十五歲，曾受中等學校教育，曾在該省的縣市公務機關或團體（佔十分之六）或曾在各該省重要文化團體或經濟團體（佔十分之四）服務二年以上並著有信望者。參政員的產生方法是由各縣市政府及黨部就其認為合格者指定候選

人二人，提交省政府，文化及經濟團體之候選人則由省政府及省黨部聯合會議加倍提出；然後再交國防最高會議圈定，並且國防最高會議還可「於各該省所呈送參議員候選人以外遴選若干參議員」。市臨時參議會參議員的產生方法也完全相同。

歸根結底，省市臨時參政會的參議員，也還是爲國民黨所一手包辦指派圈定的。因此，所謂「改進」也者，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變更一下手續而已。

參政員名額的擴充又怎樣呢？按照舊的條例，省市參政員共八十八名，蒙古四名，西藏二名，僑胞六名，文化及經濟團體一百名。共二百名。按照新的條例，省市參政員共九十名，蒙古、西藏及僑胞仍舊，文化及經濟團體一百三十八名。共二百四十八名。增加的絕大部份（四十名中佔三十八名）是文化及經濟團體的參議員；然而在產生方法上最容易爲把持國民黨中央機構的少數頑固份子所操縱的，也正是文化及經濟團體的參議員，因爲按照組織條例，這一項的參政員人選是直接由國民黨的最高國防委員會所提出而由國民黨中央所決定的。

由此可以看出，國民參政會參議員名額的擴充，決不是國民黨民主性的增加，而是正相反，名額擴充的結果只是更增加了國民黨中央的少數頑固份子對國民黨參政會的絕對控制力量，使國民參政會變爲遂行其反動的反共政策的工具而已。而前一屆國民參政會中有些比較進步的參政員，因爲過去時常指摘政治上的黑暗現象而招致少數親日頑固份子的不滿，此屆竟未被「選」，

以及共黨教徒張德勝、反民主專家胡秋原反而被「選」，就更明白地證明了這一事實。

但問題的中心，並不在於名額增多的結果致使國民黨中央得完全控制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參政員本來也不是民主地產生出來的，然而第一屆參政會在堅持抗戰政策、反對親日投降和促進民主政治、反對排殘民德方面，還曾盡了很大的作用；問題的中心是在於把持着國民黨中央的少數親日頑固份子的政策已經把堅持抗戰視為次要的，而把反共反人民視為主要的了。也就是因此，親日頑固份子才想盡一切辦法來達到完全控制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目的，企圖使國民參政會完全變為支持反革命的及共反人民的政策的工具。

### 三 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召開了二屆參政會的一次大會

但是不論如何，國民黨中央內少數親日頑固份子還不敢公然把更多的進步參政員予以撤換（自然，爲了更容易欺騙人民，他們也不願這樣做，也就是因此，他們才利用大量增加名額的辦法來達到其控制參政會的目的），因此，大多數進步的參政員和同樣以國家民族爲重的中間派參政員還是留在二屆國民參政會裏面的，在第一屆參政會裏，他們都曾爲抗建事業盡了不少的力，都曾向政府積極提出了不少促進抗建事業的議案（雖然這些議案實現的很是微乎其微），在第二屆參政會裏，他們自然不會放棄他們過去的嚴正態度，而要同一切危害抗建事業的反動企圖作鬥

爭的。因此，當二屆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開會之始，大多數人民對於國民參政會，特別是對於那些曾經在第一屆參政會中努力奮鬥過的許多參政員，仍然存在着莫大的期望，自是當然的道理。

當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開會的時候，就正是英德義地中海大會爭一觸即發和遠東帝國主義戰爭積極醞釀着，日德義同盟積極策動中國的分裂投降，日本侵略者積極加強其政治進攻的時候；同時，在中國內部，正是親日頑固份子奸計誘導皖南新四軍之後，更在全國各地展開對人民及一切進步勢力的進攻，封閉書局，壓迫輿論，逮捕及虐殺愛國青年及共產黨員，並動員數十萬大軍圍攻新四軍八路軍的時候。對於在這種情形之下召開的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兩種人懷着兩種不同的期望：全國人民這期望國民參政會能够公平處理新四軍事件，嚴懲假借中央法令以遂其聚殲皖南新四軍部隊之陰謀的親日投降份子，調整國共衝突以便繼續團結抗戰，爭取勝利；已經完全控制了國民參政會的國民黨中央少數親日派頑固份子則期望乘機最後完成其對於國民參政會的包辦，利用這一個已完全不能代表民意的「民意機關」，承認其聚殲新四軍陰謀的台法，並為進一步圍剿江北新四軍及八路軍製造理論的根據，以便其今後可以放手以共，逐步實現其分裂投降的大陰謀。由於事實上二屆國民參政會已是為國民黨內少數親日派頑固份子所完全控制御用的工具，全國人民的期望的失望，是可以預知的。

#### 四 被強姦了的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

事實也的確證明了我們判斷的正確。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完全是爲親日反共頑固份子所壟斷了的一次會議。

首先就出席人數來說吧，代表着六七十萬黨員爲全國人民所擁護的中國共產黨系的參政員，由於國民黨毫無改變反共政策的誠意，而拒絕了出席此次大會；張一麐、陳延炯及國社黨一部份參政員因傾於國民黨少數親日反共份子的把持包辦，也沒有出席大會，中經鄒韜奮、梁實秋等的憤而辭職，謝冰心等因不滿大會所表演的醜劇而中途離渝，差不多使二屆國民參政會僅餘的一點民主氣味也消滅淨盡了。

其次就提案情形來說。在所有提案中間，我們沒有看到一個比較有進步意義的提案，同時在所有的提案人中間，我們也沒有看到過去每次參政會都提出進步議案的任何參議員的名字。自然這並不是說真的他們沒有什麼意見，而是因爲一則輿論封鎖的政策把他們的意見給抹殺了，再則是會場中包辦把持的醜惡現象使他們大多數不願再發言。事實上反動頑固份子所統制的新聞也不能否認參政員對於政府報告曾提出詢問案多起，就中國於外交者有：（一）關於日人南進真相及我方應付之針？（二）政府德義日同盟之對策？（三）日本企圖與蘇聯締約真相如何？（四）日外相松岡洋右倡言欲攫取大洋洲，其真意如何？（五）寇利來華訪問後，對援華事與我政府有無具體之商定？又關於經濟者有：（一）最近有主張糧食公賣者，政府有何意見？（二）關於實

易政策，今後是否採取統制辦法，抑採用自然政策？（三）後方各地物質騰貴，政府對於平定物價，有無更有效之辦法？（四）各地物價指數頗不一致，政府今後對「貨暢其流」有無切實具體辦法？」（見本月四日各報）在這裏有三點應該注意的：第一，這些詢問中完全沒有提到成爲此次大會之中心問題的國共磨擦問題及其他國內政治問題，這一定不是沒有這類的詢問，而以頑固份子之所以不報告這類詢問一定是因爲這些詢問是不利於反共頑固份子之親目反共陰謀的，至少也表明了這些詢問是沒有利於反共頑固份子的反共宣傳的。第二，就以登出來的詢問的內容及語氣而言，這些詢問也可以表明激出這些詢問的參議員並不完全同意政府的政策。而且第三，以的報紙就一直沒有再提到這些詢問，並且不見有對這些詢問的正式答覆，在決議案中也沒有關涉到這些詢問的地方，這一定是被採殺或被封鎖了。再就上海反共最激烈的正言報所報道討論兵役制度時的情形來看（見三月八日正言報），反共頑固份子之不願嚴正討論任何足以暴露政治黑暗的議案的情形，也昭然若揭。

第三就關於此次大會的消息報道來說，爲反共頑固份子到控制的通訊及新聞機關顯然有意抹殺一切不利於他們反共陰謀之順利進行的消息。譬如在提及關於共黨參議員出席問題時，各報紙都一致宣稱大會一致通過侮縱中共的決議，但正言報的記者却大意地（大概是因爲太高興了的緣故）洩露了關於這一問題會中「激辯」甚多的實情（見三月八日正言報短評），既然激辯甚多，

還能「一致通過」，中國民主的進步，實超過歐美諸「民主」國家多多了。

第四，就決議案的內容來說。幾乎全部決議案都消耗在重複政府官員所報告的成績上，簡直沒有半點嚴正的批評與建議，大會宣言的內容亦復相同，這正是過去參政會議中事從來沒有的現象。說政府官員的報告無可非議嗎？內地政治的實際情形却是完全相反的。只有在反共這一點上，大會曾在費了最多的時間和最大的力量。實際上，就他們自己利害來說，親日反共頑固份子這一點暴露得也未免過於明顯了些，全國人民可以由此完全看出國民黨中央少數親日反共頑固份子對於這次參政會議的真正企圖。

但是，由於進步的正義的參政員的努力及鬥爭，親日反共頑固份子強姦國民參政會的企圖並未能夠完全成功。會議中辯論的激烈，證明參政會仍然存在著真正代表民意的勢力，親頑固份子所積極拉攏奉承的小黨派代表也並沒有出頭附和反共頑固份子的意見，甚至一向反共的杜社黨領袖之一張君勱，這次也不會出頭說過半句反共的話（如果說過，上海的「反共新聞家」及反共主筆們一定會大吹大擂地宣傳起來的）。

## 五 二屆國參會第一次大會的真實意義

那末，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的真實意義是什麼呢？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的真實

意義就在於它已完全成爲親日反共頑固份子鞏固一黨專政、進行反共政策的御用工具，就在於它自己最後宣佈了自己之爲民意機關的死刑。就是因此反共份子才在這次參政會議上公開進行了瘋狂的反共的無恥宣傳，在政治上向共產黨，實際上也就是向一切進步勢力及全國人民進行了全面的瘋狂的進攻。

頑固份子在這次會議上特別強調了紀綱法令的絕對性。這決不是偶然的。因爲在少數反動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之下，紀綱和法令就正維護其反動統治的最好的工具。但是我們知道，紀綱和法令不過是爲了保證完成政治任務的一個約束，它決不能超出政治目的以上而獨立存在。狄人有狄人的紀綱法令，它是爲了進行侵略滅亡中國奴役中國人民的；漢奸有漢奸的紀綱法令，它是爲了幫助狄人滅亡中國奴役人民大眾的；反共頑固份子有頑固份子的紀綱法令，它是爲了鞏固自己的特權統治以反對人民大眾的要求，反對共產黨以及一切進步勢力以求對帝國主義妥協投降的。因而人民大眾也有人民大眾的紀綱法令，它是根據着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根據着人民大眾的利益，而爲了求得國家民族的獨立解放，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我們所主張所承認的自然人民大眾所要求的紀綱與法令，而不是反共頑固份子所要求的紀綱與法令；共產黨之不能不違反頑固份子的紀綱與法令，在我們人民看起來自然完全是對的。

實際上既使我們承認頑固份子的紀綱法令是對的，在新四軍事件中頑固份子也早已自己破壞



了自己的紀綱與法令，親日反共頑固份子下令在江南抗戰有功的新四軍調離皖南，這正是違反抗建國策的頑固份子的紀綱與法令，但新四軍爲了維護統一戰線屈從了這一命令，但頑固份子却利用了新四軍服從了他們的命令這一點，預先埋伏了七萬大軍將皖南的新四軍全部消滅。由此可見頑固份子的所謂法紀命令不過是遂行他們的反動政策的工具。

反共頑固份子在這次參政會第二所強調的，是蔣經中共違背了自己的諾言，妨礙了國民黨的反攻計劃，說抗日根據地及八路軍新四軍的鞏固與擴大是分裂行政與軍令的統一，攻擊中共所提出的前後二十四個條件爲要挾，說中共參政會此次不出席參政會議是鬧黨氣。我們知道，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共所發起和促成的，如果中共善鬧黨氣，西安事變時蔣委員長及陳誠將軍等決不能生還，更說不上今天還來攻許共黨。而自抗戰爆發之後，共產黨一方面把自己的活動範圍，主要地限制在狄人的佔領區域，不斷地打擊狄僞，在狄後收復失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過去牽制了狄人的兵力三分之一以上，近來則已超過半數以上，直接保衛了大西北，簡接牽制了狄人向其他地區的進攻力量。從狄人手裏收復失地建立抗日根據地怎能算是違反軍令之統一呢？動員人民力量建立起民主政權（共產黨在行政機關中只佔三分之一），怎能算是自立政權破壞行政的統一呢？絕大部份在敵後區域活動的八路軍新四軍怎麼會妨礙了國黨三百萬軍餘的反攻計劃呢？實際上這都不過是爲了製造反共的藉口，而他們之所以急於要反共，則是因爲共產黨所領導

之下的革命力量威脅了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特權的地位，使他們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大發其國難財至數十萬萬之多。既然把國家的收入和債款都變成了少數人的國難財，既然花掉一萬萬以上的巨額來建築對內的封鎖綫，既然把六七十萬大軍用來圍剿八路軍新四軍，又那裏還能有力量進行反攻呢？至於硬指共產黨爲爭取時局好轉保障團結抗戰而提出的二十四條要求爲要挾，不過只表示他們蓄意破壞團結準備對我投降而已。

頑固份子在這次參政會中第三所強調的，是戰時不能有民主並謂一切左傾右傾的黨派觀念均已過時，目前只有遵守紀綱與法令。然則國民黨向來所高唱的「一黨專政」、「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口號及屏出不窮的密秘的防止異黨辦法，爲什麼並不取消呢？然則在「一黨專政」、「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反動口號及事實繼續存在，和各種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繼續頒發的情形之下，所謂放棄黨派成見云云，原不過是要別的黨派來服從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而所謂遵守法紀命令也者不過還是遵守爲親日反共份子所把持的「一個政黨」和已爲親日派所蒙蔽的「一個領袖」的法紀命令而已。可是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沒有廣大民衆的支持，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只有別有打算企圖中途妥協的親日頑固份子才會反對動員民衆，才會藉口戰時而反對實行民主政治。現在華北華中是政治最民主的地方，這裏沒有一黨專政而是多黨合作，也是狄人所最痛恨和抗戰最有成績的地方，這一活生生的

事實正是對於倡說戰時不宜民主論者的最好的答覆。

不錯，應該提出，蔣委員長在這次參政會上曾提出不再以武力剿共的保證；但是蔣委員長既然認為親日派所製造的皖南新四軍事件為執行紀綱所必需，又有誰能担保親日份子不會以同樣的藉口與陰謀來進攻其餘的新四軍八路軍呢？現在軍事委員會發言人不是已經把江北剿共的軍事行動稱為剿匪了嗎？

總之，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的經過，特別的親日反共份子的公然以造謠侮謔的無恥行徑進行其瘋狂的反共宣傳，已經充分證明了親日派及反共頑固份子的目的，是在鞏固其黑暗的一黨專政，阻撓社會的進步，特別是利用參政會民意機關的招牌展開對共產黨全國人民及一切進步勢力的政治進攻，準備進一步實現早已計劃好了的大規模軍事反共的陰謀。

因此，一個更大規模的反共運動（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及軍事的進攻）正在開始起來，統一戰綫破裂的危機已經空前嚴重起來。如果不能及時予以挽救，十年內戰的悲劇將有重演的可能。

## 六 挽救時局危機的關鍵

事實上，目前時局的危機雖然空前嚴重，但是還並不是悲觀的。首先，全國的人民是堅決反對內戰主張堅持抗戰的，國民黨內瞭大義明利害的黨員也必不願再見內戰慘劇的重演；即使親日

頑固份子的欺騙武斷宣傳能夠奏效於一時，不久之後，事實也終會拆穿牠們的堂皇的藉口。關鍵是在於全國民衆必須自己起來干涉親日投降反共頑固份子的反國活動，粉碎敵人及親日派製造分裂葬送中國抗戰的陰謀。

至於具體的努力步驟，首先必須馬上停止一切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進攻，明令取消一切公開的或秘密的反共法令，制止國共磨擦。

第二，切實保障人民之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明令宣佈各黨各派的合法存在及其從事抗日救國活動的自由，並取消對殘青年的集中營，釋放一切愛國犯。

第三，即時成立各黨各派及人民團體代表的聯席會議，調處國共衝突。解決一切抗日黨派之間的糾紛。

第四，改組政府，肅清政府內部的親日投降份子，懲辦一切貪污怠工的文武官員，不論各黨各派或無黨無派，只要能為民謀福利於抗建事業者，均得有可能參加政府。

第五，最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提早實行真正的憲政，還政於民，使人民得自由選舉自己所愛戴的人為各地各級的長官，並有權撤銷他們。

我們相信，如果我們人民能積極努力，我們就一定能夠爭取上述諸條的實現；而且也只有上述諸條都能實現之後，我們的抗戰的勝利才能算是有最後的保障。除此以外，其他一切空言保證抗戰勝利的大言壯語，都不過是欺騙人民，為了播弄人民，以遂其反共投降犧牲中國抗戰的陰謀詭計。

三月十九日。

# 從明末黨爭說到今日國事

青之

## ——『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第六節——

中國士大夫，歷來是熱心於做史論的。而史論大抵有一定做法，那就是：抓住歷史上一兩件事情，根據治者利益，徵引聖賢經傳，「博議」一通，嗟歎幾句，算是一個朝代興亡治亂的經緯。例如說到大下的亂亡罷，先前是歸因於女禍；不夠，又委過於流寇；再不夠，又歸罪於朋黨。現在，關於前二者，似乎久不被人提起，但朋黨禍國說，不知爲什麼，今年却重新被人接引起來了。皖南新四軍奉命移防，被預先埋伏的八倍於他的六軍「擊殲」以後，以落井下石爲榮者對「異黨」的口誅筆伐，是回復了戰前先安內後攘外的兩面政策。參加兩面的某大報，於照例數說了一頓共黨「罪惡」後，忽然大背其史論，引徵明末史事，論說黨爭足以亡國。我這有一點歷史常識，沒有被旁證博引的高文宏議所嚇倒。但人總是辨得出是非黑白的；看到有些論客，一面對勇於內戰的長共狂潮推波助瀾，一面又向憤慨惶惑的愛國民衆痛詆黨爭，總苦於不能壓住沈疇的滑稽感，做一個箝口結舌的活死人。而聯想作用偏又古怪得很，它使我的心不能有片刻寧靜；一

想到屠戶們的兇橫和烈士們的死難，就禁不住記起了二三百年前官逼民反的漢族血淚史。

那是明亡以後的事情。韃子們的刀鋒削平了漢人最後的抵抗以後，中國小百姓身受異族的奴役不夠，還要橫道有權有勢的同胞們的凌虐。漢籍官紳有的是衙門、功名與奴狗，他們對待小百姓的兇殘惡毒，常令異族人自歎弗如。要活下去的小百姓，於是組織了自己的秘密結社，——會黨，一面抵制滿人迫害，一面反抗漢吏施暴。然而，這一類的小民結社，要不遇到刀斧摧殘，官兵懲罰，幾乎是不可能的，那原因，就在於他們不僅不能見容於異族的治者，也不能見容於同族的官紳。還在曾國藩屠戮「毀業名教」的「粵匪」以前，漢族官紳殘殺「莠民」「逆賊」的血案，已經成為愛新羅皇朝治下不可少的「德政」了。到得小民忍無可忍，聚眾自衛的時候，老爺們便大叫「上了，反了！」實行痛剿；手上的血跡還未揩乾，却又忙着揮舞刀筆（俗稱訟師及其辦理訟狀的文筆為刀筆，其實照廣義說，凡深文周内，羅織人罪的曲筆，都可稱刀筆），宣布「莠民」「逆匪」的罪狀了。那被寫出來的罪狀書，永遠用得着下面幾句官樣文章：「逆賊蓄意謀反，嘯聚作亂，目無王法，罪大惡極。非全力痛剿，盡法以懲，不足以平人心，而飭綱紀。」看了這樣的罪狀，有良心的人應當作何感想呢？

今之官方政論家，是頗有羅織本領的。他們顛倒是非曲直的深文叢鍊，我看和上面所說的刀筆實在相像得很，豈但相像得很，簡直是青出於藍。那因為他們不僅是政論家，同時又是史論家

的緣故。但今之小民，非古之小民；深文周内之政論家兼史論家，也沒有擔任歷史火車頭的大大本事，輪到他們站在小民裁判台前，聽自己罪狀的日子，怕也不遠吧。

那是一定的，凡偽造罪狀的人，終有一天要被人宣布他的真實罪狀；凡妄圖篡改歷史的人，終有一天要被歷史無情地清算。如若不信，遠的請看進德生詞以明代孔子自命的魏忠賢，近的請看熱心反共做過半個鄒芝的石友三。

石友三的反共故事，大家很熟悉，不必多說。但關於魏忠賢與閹黨的歷史，沒有讀過明史的人，恐怕不十分了然吧。我倒因他而想起明末的「黨爭」了。

明代黨同伐異之風，由來已久。自萬曆以至天啓年間，與民為訟的官僚閹宦，積黨營私，陷異己，橫行廟堂，流毒天下，這很使憂國之士看不上眼。當顧憲成還未創講學前，王錫爵時對他發牢騷，說是：「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老顧回答得很妙：「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見清陳鼎著：東林列傳）。這可真畫出了在朝者違反民意顛倒是非的橫蠻嘴臉。此後不久，總算興起了一個「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的東林黨，它自然不過是幾個有點骨氣的清流士大夫組成的政治集團，和民衆還有相當距離。但在濃重的黑暗中，東林黨的出現，有如敲石出火，多少給了當時一點閃光。

然而火力太小，到底衝破不了籠罩大地的黑暗。統治階級越是往下沒落，腐敗氣箠越是向上

高張。東廠總督的弄權，恰是這種光景的最好說明。

或許有人要問：一個無賴出身的小小太監，怎麼能够飛黃騰達，爬上廟堂的高頂呢？這問得很有道理。太監（一稱宦官，又稱閹人、內臣）在生理上去勢，而在政治上得勢，這正尖銳象徵了中國過去封建統治的「古老大世界」（protégé 的音譯），懂得這個奧妙者，我以為可以懂得中國專制主義秘密的一半。

自漢代以降，宦官弄權，歷來就成爲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然而歷朝君主明知閹禍可畏，甚至因此留下遺訓，不許內臣干預政事，閹禍非但沒有絕迹，反而愈到後來，愈加猖獗。幼時讀史，對這件事情頗不可解，現在閱歷較深，纔略窺見了個中消息。原來宦官在生理上雖有不可告人的缺陷，萎縮了某種器官，但在精神上，他們却八面逢源，做了自天子以至巨僚的公共器官；帝王后妃要利用他們做心腹，宗室親藩要利用他們做耳目，外戚新貴要利用他們做股肱，而名卿巨公要利用他們做爪牙。他們周旋於權貴之間，長久到伺宮后顏色，搜到十候肝氣，揣摩外戚心事，熟悉外卿險相，頗可因利乘便，縱橫捭闔。只要時來運至，狡黠者使不難攫住宮廷大權，爲所欲爲。到了那時，事情就會顛倒過來：皇帝后妃做了他的心腹（說得確切些，是傀儡），宗室親藩做了他的耳目（說得踏實些，是工具），外戚新貴做了他的股肱（說得明白些，是走狗），而名卿巨公則做了他的爪牙（說得具體些，是豬腳爪）。總之，他是整個腐爛得發臭的統治



階級的與魂。

我們還是專就明朝閹黨來說罷。

永樂皇帝（明成祖）還在北京做燕王的時候，早就蓄意謀反，想替天子滋味。他似乎很懂得「第五縱隊」的妙用，環侍建文帝（惠帝）左右的宦官多被他收買，做了他的耳目，為他刺探宮中消息。燕王南犯，曾吃過幾次敗仗，但他的「靖難」兵後來之所以能够浩浩蕩蕩殺進南京（原稱應天），那是因為靠了他的「第五縱隊」告以京師空虛可取的緣故。論功行賞，宦官從此就紅得發紫。他們不僅干預朝政，而且握有軍權。他們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即今之所謂「特務工作」或「防止異黨工作」，所有「謀逆」、「妖言」、「大奸惡」都在緝訪之列。永樂皇帝的兇殘好殺，據魯迅先生所說，遠在張獻忠之上（見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他的得力幫兇，我看就要首推去勢而又得勢的太監們。終有明一朝，統治者用以維持自己壓迫權力的主要法寶，就是東廠與西廠（永樂皇帝時，只有東廠，憲宗時又另立西廠），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特務機關。以東廠西廠治天下，宦官弄權當然不足怪。但倘只有君主的饕餮，閹人的權力還是有限的。可悲而又可恥的是：那些沒有骨頭的朝臣甘與宦官結納，狼狽為奸。這就形成了所謂「閹黨」，皇帝愈昏愴，閹黨愈坐大，而宦官亦愈橫行。英宗時的王振，憲宗時的汪直，孝宗時的李廣，武宗時的劉瑾，就是赫赫有名的紅太監。真是所謂一代勝過一代吧，熹宗在位時，又出了一個魏忠賢。過

去王、汪、李、劉諸公和他比起來，不過是狼種大獵狗未出世前的哈吧狗罷了。當他提督東廠時，其黨徒由高耕掌錦衣衛（錦衣衛本來專司侍衛儀仗，後來變成了以巡察訪捕為主的偵緝隊），許顯純為鎮撫司理刑，操生殺予奪之權。無恥的名卿巨公、達官貴人、外戚親藩，紛紛拜倒在他門下，供其驅使，與風作浪。為要傾陷異己，植黨營私，綽號「門生宰相」（翻成現代話，就是「拜過老頭子的宰相」）的顧秉謙、魏廣微以己意點綴一冊（這和現在的「黑色名單」Black List不完全相同，牠不但列舉所謂「邪黨」的名籍，也包括所謂「正人」的名籍），被目為「邪黨」者，有葉向高、楊澂、左光斗、趙南星、高攀龍等百餘人，而被列為「正人」者，則有阮大鍼、賈繼春、霍維華等五十餘人。營壘是非常分明的，鬥爭是相當劇烈的。閹黨用以維持自己統治的妙法有三：一曰虐殺，用的是屠刀；二曰羅織，用的是刀筆；三曰收買，用的是爵祿。倘有胆敢反抗他們的呢？殺無赦！於是大獄屢興，忠良賢能非血灑刑場，即禁伏草野。東林黨人的血光，照出了魏忠賢勝利的猙獰笑。那用以點綴他的勝利的皇皇巨帙，就是閹黨編纂的三朝要典；凡人間可以找到的以至找不到的謬誕話，都盡量羅列其中，用來做魏忠賢的錦標子的，就是東林黨。

依老例，奴才們對於主子，倘沒有歌功頌德的事可做，就會悶得發慌，感覺到這是大地間最大缺憾。以今例言，這也並不過分。當東林黨人的血沒到了閹黨的腳踝時，魏忠賢的生祠在西湖

建遺起來了，「堯舜德、至聖至神」的肉麻掄詞到處宣揚開了，連久已絕跡的麒麟，也好像特爲要證明孔子再世，在聖地復活了。（天啓五年，山東奏產麒麟。閣僚宣旨，竟謂「厥臣」指魏老爺——作者「修德，故仁獸王。」）於是，魏「聖人」與孔子同受享於國子監（當時唯一的國立大學，奉孔子爲「大成至聖先師」）。子貴父榮，以魏老太爺配啓聖公，自然是名正言順的。當時，在魏老爺的胯底下跳躑的，盡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狐羣狗黨。但一面有「疾善如仇」（魯迅語）的閹黨橫行，一面也有「疾惡如仇」的處士橫議。東林黨人雖被殺，被囚，被黜，被緝，却多少保持了一點人間正氣。而能够明黑白、辨是非的老百姓，也常常一同和正士反抗閹黨。當魏老爺派走狗緝捕東林黨周順昌時，被蘇州老百姓聚衆擊散，卽其一例。

這就是明末黨爭最驚心動魄的一幕，也就是明史最黑暗而又最慘烈的一頁。後之論史者，多不問是非黑白，對東林黨的血鬥史一筆抹煞，對閹黨的兇殘史也一筆勾銷。名士如張岱之流還爲文嚴責東林，理由是：東林黨亦有小人。魯迅先生駁詰道：「……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羣，於是凡有黨社，必爲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爲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亦有小人，然多數爲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魯迅先生所說的「反東林者」，不是專指閹黨，而是兼指閹黨以外的與東林敵對的其他朋黨如浙、楚、齊諸黨，——作者註），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

不相同了。」（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章）。

魯迅的嚴詞切責，真也好像說中了現今某些論客的鬼怪心事。某大報的社評把明的覆亡，總歸於黨爭，却就不說起，閹黨是如何兇殘貪鄙，無惡不作，而東林黨人及其他志士是怎樣疾惡如仇，遭受迫害。那自然是怪不足怪的，魏忠賢及其狐羣狗黨的血液，至今仍然流動在某些所謂「正人君子」的血管中。希望痛恨「異黨」的某大報主筆來忠實於歷史，貶責閹黨，豈不等於希望三朝要典的總裁（顧秉謙、魏廣微等）來拜魏老爺的台，自打耳光？

還是回到明史罷。

當魏忠賢傾廟堂，紅極一世的得意時候，他的走狗頌揚他殺害東林黨人，可比孔子誅少正卯（其實孔子殺少正卯的是非，還是一大公案，這裏且不去說牠）。然而，這個殺明代少正卯的十七世紀的孔子，在生祠中的牌位油漆未乾，到底也被殺了。「請看殺人者，人亦殺其人」，真是「不亦快哉」的事。讀史者到了此時，應當喘一口大氣，藉「舒憤懣」罷。然而且慢，可悲的文章還在後頭。魏忠賢「伏誅」，東林黨人固然得了昭雪機會，閹黨固然遭了慘重打擊，但是，明朝的暮氣實在太重了，岩石般的黑暗勢力動他不得，閹黨餘孽並未失去巢穴。自天子以至臣僚，壓根兒不把百姓當人，但求自己富貴淫樂，作威作福，不管庶民死活，天下興亡。那叫作「流賊」的漫山遍野的飢民叛亂，就分明是統治階級治出來的成績。明末的漢奸特別來得多，朝

政黑暗顯然是第一大原因。吳三桂的引狼入室，洪承疇的觀顏事仇，不過是明末統治階級腐敗專制主義發展的應有文章而已。

但一提起了吳三桂與洪承疇，萬不可忘掉了馬士英與阮大鍼。自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演了「明末遺恨」（今徐麟童的「明末遺恨」，不是如晦的「明末遺恨」）以後，滿人不久也就入關南侵，明室江山日在風雨飄搖之中，這已經够可憐相了。然而呀，明朝的統治者習慣了荒淫奢靡的生活，那經不起一擊的小朝廷仍舊在殘山廢水間向黎民施威，在殘山廢水間行樂。逃到那裏，氣派和奢華就跟到那裏，頹廢和貪婪也跟到那裏。（魯迅論南宋史語，此處也可用來論明末統治階級的生活。）於是謬史賢的「德政」又從新恢復了，馬士英、阮大鍼即是謬史賢的正統繼承人。這一對貪婪兇殘的活寶貝抄襲了魏史賢的老文章，相與排斥異己，阻絕賢路，縱騎四出，屢興黨獄。致使萬民傷目，志士痛心。他們重加三朝要典，大翻舊案，日事報復，「昭雪」被殺闔室「冤抑」。那繼承東林黨精神苦鬥的復社，首先遭到了毒手。甚至當清兵已進逼江淮，威脅南京的時候，馬士英還剋扣糧餉，阻撓抗清大計。史可法以勢孤兵弱，告急於朝，馬士英竟置之不理。史可法慘然地殉國了，明朝從此也就奄奄一息了。待到南京失陷，閩、浙成立了兩個小朝廷（唐王主閩，魯王主浙），民衆忍受不了清兵與漢奸的屠殺剝掠，自動揭竿起義，協助抗清官兵。倘使抗清將領能與義兵團結一致，肅清後方的親滿派與萬惡官僚，重

建抗清陣綫，驅除滿軍，恢復社稷，本非完全無望的事。即不能很快擊退清兵，靠了旺盛的民氣與民力，堅持抗戰，團結閩、浙，至少也可使漢奸洪承疇無所施技，而清軍要長驅直入，根本亦就不可能。但是，殘民禍國的大官僚，在國事只剩一線生機的危急期間，仍然高據要津，斷絕抗戰元氣。馬、阮等煽亂於魯王朝，使與諸義兵爲難，並極力破壞閩、浙合作，却奪唐兵餉。在閩、浙水火之時，博洛統帶的清兵不費力就渡過了錢塘江。阮大鍼搖身一變，很快做了大漢奸，但過的生活和囚徒並無多大分別。而馬士英的狗頭到底進不了清人的一刀。後人也不稱他爲烈士，理由很簡單：他不配！

這是明末慘史驚心動魄的另一頁。其間有奸酷異常的黨爭史，有無恥漢奸的賣國史，有萬民官俸的殘民史，有忠臣志士的殉國史，也有抗戰義民的血淚史。

三十年間的明末歷史，包含了許多血跡斑斑的教訓。使我們吃驚的是，魏忠賢、馬士英、阮大鍼的鬼魂至今仍然附在某些老爺身上。在許多地方，我們不是看到了明末遺風麼？當年，魏、馬、阮以傾陷所謂「邪黨」殘害忠良賢能爲能事，今天，親日派與反共派也以排除所謂異黨打擊進步勢力爲專業。當年，廟堂以反天下之是非爲當然，今天，權貴以反民衆之是非爲得意。當年，豺狼當道，以東廠西廠治天下，今天，狐鼠成羣，以特務機關治小民。當年，閹黨與閹黨餘孽用三朝要典誣誤正人，今天，親日派與頑固份子用造謠百科全書誣毀異己。當年，馬、阮諸賊

於清兵深入時，專與勤王將領抗清義兵爲難，促成閩、浙水火。今天，何顧諸公於日軍在境時，專與堅決抗戰的軍隊黨派與愛國民衆搗蛋，製造國共磨擦。當年，荒淫帝王與奸臣酷吏橫征暴斂，貪贓枉法，以致餓殍載道，今天，貪官污吏與殘民武夫搜括民脂，發國難財，以致兵不聊生。當年，無恥文人助紂爲虐，今天，可殺政客爲虐作佞。當年，疾惡如讎的東林黨，但社慘被殺戮，今天，守正不阿的共產黨與愛國民衆橫遭迫害。因此，研究明史者倘要找現成標本，是不用擔心缺貨的。

但自然，今日的中國絕非明季的中國。歷史有時會把類似過去的黑暗現象，用了不同的格局，映現於今日，但整個的歷史是決不回頭走老路的。明季的中國是向下衰沈的，朝野充滿了亡國氣象；雖有一線弱光搖曳於陰霾的黃昏，亦很快就被黑暗所吞沒。然而，今天的中國是向上生長的，民衆充盈着戰鬥活力；雖有濃重夜氣瀰漫於多星的長空，但遲早會被曙光所驅散。當前的黑暗勢力比三百多年前固然頑強十倍，而光明勢力更比三百多年前壯大百倍。千百個書生所支撐的「清流」陣營，豈能同今天千百萬羣衆支持的統一戰線相比？閉關自守孤軍苦鬥的士大夫結社，豈能同今日外有援軍內多盟友的無產階級政黨相比？忠厚有餘韜略不足的農民與愛國士大夫，豈能同今日智勇兼備百鍊成鋼的工農與革命智識份子相比？抗清勤王的數萬江南義兵，又豈能同今天抗日救國的百萬民衆武力相比？自然，親日派與反共派是要把中國拖回黑暗的明季，但中國人

民與愛國黨派却是要使中國進入燦爛的明天。是明季的亡國氣象殺死明天的革命勝利呢？還是明天的革命勝利驅除明季的亡國氣象呢？歷史很快就會給予爽利的回答！（待續）

### 緊要更正

本文叢第十三，四合輯目錄內，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的細目：『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的五個特徵』，誤排為『民族統一戰線的五個特徵』。特此更正。



# 中國的政治危機

正風譯

當本年一月十七日，重慶當局宣佈解散新四軍的消息傳到美國之後，名記者斯諾，又於同月二十一日，由香港發一專電給紐約的先驅論壇報，對此次事件經過及其預謀，作了詳細的報導。這兩個消息立刻在美國引起了強烈的波動。各大報如先驅論壇報，紐約泰晤士報等都發表評論，認為這是極大的不幸事件，並指出此事起因，決非所謂軍紀問題，而是國民黨中一部份人有計劃的反共佈置。素來主持正義，高揚抗爭制日旗幟，在國內有極大聲譽與地位的美亞月刊（Amerasia），一個專門檢討美國與遠東問題的權威雜誌，特地為這問題發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是代替該報社論的中國的政治危機，為遠東問題專家太平洋學會國際秘書處秘書麥琪爾女士（Kite Mitchell）所撰該刊編輯部之請命趕作的。第二篇是亞細亞狄克斯（“Asiaticus”）所作的法西軸心與中國統一戰線，亞氏是著名的遠東問題專家，對中國問題尤有研究，是太平洋事件（Pacific Affairs）和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第三篇是該刊編輯霞夫（Phillip Jaffe）的中國共產主義者的目標，是作者去年十二月在美國政治科學協會大會誦讀的論文，再根據最近事件加以補充而成的。為着時間關係，譯者先譯出

第一第二兩篇，俾讀者由此可以看出美國方面對這一問題是如何關心，以及他們對此事究竟抱着何種態度與見解。我想這對於求知讀者是很有幫助的。——譯者

## 一 麥琪爾：中國的政治危機

中國將近四年的對日抗戰，已成為一個近代的奇蹟。中國民衆既無新式武器與財政支持，國內經濟又是落後的和非工業化的，居然仍能牽制日本侵略者那遠為優秀的機械化的大軍，這種頑強的精神，的確鼓舞了和激勵了全世界千百萬的人民大眾。

中國之所以能得到這種勝利，是因為國內各政黨與派別，在抗日和建立自由獨立中國的共同鬥爭中，互相聯合團結。這是中國人手中最頂有力的武器。當日本一九三七年七月向華北推進時，牠並沒有料到中國會團結起來。日本領袖自以為還可以採用以前的老辦法，逐步侵害中國的領土與主權，而不會遇到中國覺醒的和團結起來的民衆的有組織的反抗。但日本在經過將近四年的徒然的努力，和慘重的犧牲之後，終已曉得，只要中國團結的決心一天不動搖，日本要使中國淪為大東亞帝國的一部份的希望，就一天不能實現。

然而，今天，中國優於其敵人的最重要的武器，即山國的團結抗戰，業已遭了危害。最近由中國傳來的各項消息和私人情報，都指出中國正遇到一個極端嚴重的政治危機。這危機發生的起

因，是出於重慶內部那小而有力的親法西派，竭力準備着對日的投降。任何此類的企圖，當然要爲堅強的、有組織的和決心爲民族自由獨立而繼續抗戰的部隊所反對，因此中國今日已有發生內戰的可能。

我們在分析中國最近局勢時所根據的事實，簡單說來，是這樣的：重慶政府已命令中央政府的大軍包圍西北八路軍的和長江流域新四軍的根據地。這些自稱爲「綏靖軍」的政府軍，不僅有着大砲和機械化的配備，而且擁有飛機。對西北邊區政府——牠不僅是八路軍的根據地，而且是華北日軍後方許多別的游擊隊的根據地——的封鎖業已加強，在自由中國與邊區之間，已構築了二道強固的堡壘線。

中央政府又命令新四軍離開原有的，即在長江南岸南京附近的作戰地區，雖然新四軍是在由日軍進來的土地上，建立這一個重要的游擊根據地，並前後多次擊退了日軍的進攻的。新四軍在這區域的成就，跟八路軍在華北一樣的驚人，而且在阻止日軍對長江流域的控制上，在爭取民衆的熱烈合作和積極抗戰上，都已獲得了重大的成就。然而，他也一樣受到強大的政府軍的包圍，牠的軍長葉挺，也以違反軍令的罪名被捕。

由這些事實和私人的信報，我們對中國現局的分析是這樣的：首先，必須注意的，自從統一戰線建立以來，國共兩黨間曾先後發生過多次嚴重的磨擦。一九三九年兩黨對軍事的和華北民主

政權的合法性等問題，曾發生最激烈的爭執，因為國民黨中最頑固的份子，對八路軍在華北軍力與影響的迅速增高，大為不滿。但到了一九四〇年七月，這些困難終因協定成立，暫告調整。根據這一協定，國民黨承認西北邊區為共產黨支配的行政區，並給予有節制的自治權利。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軍力則加限制，並重申兩軍都歸蔣委員長指揮，另外一點，則為劃定八路軍與新四軍的防區，以避免中央政府軍和他們之間續有磨擦。

在這時候，國共兩黨公開分裂的危險似乎已經避免，而繼續團結抗戰的決心也相對的增強。但一九四〇年夏季的某些發展，又使國民黨內部少數的親法西派有機會掘得官權，開始公開作對日投降的議論。首先，是中國內地的經濟情況，已日見惡劣，囤積投機取利，以及政府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在產米中心區造成了糧食恐慌與物價高漲。（到了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重慶某項零售品價格，較同年一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這種經濟的破產與生活標準的急劇的降落，促使民心向渙散，主降派不僅有意造成這些罪惡昭彰的經濟上的惡行，而且充分利用民心的衰退以擴大失敗主義的影響。

中國民心低落的第二個原因，是英美對華的援助非常細微，同時這兩國又在經濟上，繼續給與日本以大量的援助。滇緬路關閉之後，中國便進入一個最陰暗的時期，於是主降派的勢力跟着增加，而一向贊成維持統一統一的親英美派的勢力，也就跟着相對的削弱。蔣委員長或者不能

够，或者因為恐怕迫使王降派參加南京而不願意去阻止主降派的抬頭。十一月初，軍政部長何應欽，在發布直接對付八路軍與新四軍——誰都知道，這是兩支一向被認為堅持抗日的軍隊——的命令時，已得到最高當局的容許。中國的團結抗戰，至此似已到了頻於解體而轉成爲內戰的邊緣。

接着就是十一月三十日美國的一億美元的信用貸款，不久之後英國又貸給他一千萬磅，這些借款，似乎確已抵住了，至少是暫時抵住了對日公開談和與爆發對內戰爭。但重慶的主降派仍很得勢，這已表現於逮捕葉挺和強力驅逐新四軍。重慶竭力把這些解釋爲純粹是軍紀的和新四軍違抗命令的事情，然而這決不是一個移防的問題，否則決不會有抗議和武裝的衝突。事情的真相十分明顯，那是主降派不願意當他們計劃與日本講和時，容許深深得民心的軍隊長留於長江下游流域。他們曉得，對日和平談判開始，必然會招致民衆強烈的反對，而可能組織和領導這些反對投降的民衆的，是新四軍，因此強迫這軍隊離開，乃是上策。這樣說來，新四軍移防與否，決不單是軍紀的問題，而是比這更嚴重萬倍的關係着對日投降的問題。

對政府此次最近行動表示關切的，決不惟新四軍與八路軍的領袖，駐重慶的美國，英國和蘇聯大使都曾先後會見蔣委員長，一面表達他們對此一局勢的駭異，一面又警告他，內部的再度分裂，將致命地損害中國的抗戰，這三國的政府，自然願中國繼續抗戰，他們也充分明白：政治

的團結，是支持抗戰的最主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日本對中國內部磨擦的日見劇烈，極感快意，而且竭盡能力去鼓勵牠。事實上，中國的內戰，正是日本現行「和平攻勢」的主要目標，這一攻勢，不僅為德義方面所教唆，而且得到他們的幫助。因為首先，只有當日本的軍事資源與人力，能够威脅南亞細亞與南洋的英美利益，同時日本與軸心的同盟者，又能控制整個的中國時，日本對法西軸心方能有所貢獻。年來的事實已證明日本軍力無從消滅中國的抗戰，於是他們應用了新的方法，這就是引誘中國內部那些反動的，親法西的集團進攻進步勢力，以破壞中國的團結，消滅中國的抗戰。換句話說：他們打算以「反共戰爭」代替反日戰爭。這樣，日本不但可以控制中國，而且可以利用中國軍隊，去「緩靖」日本本身無法征服的各區域裏的華軍。日本最近提交給重慶的和平條件的基本點，就是如此。日本唯一的希望，就是使中國接受征服者所提供的「和平」，也只有這樣，他才能够抽調大軍，充分利用目下正在泰越兩處準備着的南進的機會。

這就是中國今日所遇到的政治的危機。中國今日之所以還能够成爲一個國家，顯然是由於中國一致共同抗日，這決心對於中國，比大砲與子彈還要重要。如果這種團結統一被破壞了，那麼，這等於說：中國已不再成爲日本更進一步的侵略的障礙；這等於說，過去爲本國爭取自由和建立民主政府而作了英勇的鬥爭的，中國無數百萬的人民大眾，受到了一個慘重的頓挫。因

此，美國必須竭其全力，協助中國保持牠的統一與團結。立刻的和大規模的物質援助，可以支持中國薄弱的經濟機構，掃除了對日妥協投降的一個藉口。同樣，美國也必須停止各項對日的援助，但最重要的，是美國政府應運用牠的力量，去支持中國內部那些亟欲保持抗日統一戰線的黨派，並鼓勵他們去對抗那些少數的，計劃放棄抗戰的反動份子。如若不採取這些行動，美國民衆在反對反動、黷武和侵略的世界鬥爭上，就將失去他最好的一個友人，而美國政府在毀壞遠東法西斯支配的的主要障礙物上，也成爲一個幫兇。

## 二 亞細亞狄克斯：法西軸心與中國統一戰線

中國的堅持抗戰，是三國同盟在遠東遇到的最大的障礙。軸心國家現在已認清了，日本軍力是無法消毀中國抵抗到底的意志的，他們也認清了，除非日本能立刻「滿意」解決侵華戰爭，否則他們所有關於未來太平洋行動的計劃，都歸無效，軸心對遠東的整個計劃，本寄託於日本在亞洲與南洋的行動的自由，和軸心「三角」對華的繼續控制。由於日本已證明雖確實無法以軍力消滅中國的抵抗，於是軸心國現下正努力要求中國的第五縱隊，和所有反對中國趨向真正的民主與民族的自由的頑固份子，共同成組反共的和投降的陣線，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這一形勢，就是遠東的新「和平攻勢」的背景。

軸心國三位同志在遠東的全部活動，現在都針對着一個目標：即消滅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破壞國共合作，挑撥國內戰爭。日本曉得，要使中國接受征服者的「和平」，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引誘中國軍閥把全國軍兵投入內戰，促成直接進攻八路軍與新四軍的「反共戰爭」。他們給華中中央軍以「和平」的機會，好讓他們對華北與長江流域的游擊隊進行戰爭。他們又答應，在中國進行內戰的條件下，「撤退」日軍，並承認那些在日軍控制下的中國軍閥的采地。如軸心這些陰謀活動得到成功，那麼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就將轉化為對內戰爭，轉化為中國反動的和封建的頑固份子，在日軍指揮控制下，企圖破壞抗日人民部隊的戰爭。軸心就希望以這樣的辦法，解放日本的資源與人力，俾在其他地方進行戰爭。

日本新的「和平」條件，業已提交給重慶和南京，據傳日本提交給重慶的條件，是由德國調停人轉交的，他包括如下幾項：第一，原則上同意在「和約」締結之後，日本遠征軍由中國撤退，但各個唯有經過中政府完成「綏靖工作」，始能保證該地終止對日抗爭的區域，則為例外。（主要指八路軍與新四軍的活動區域。）第二：原則上同意中國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現狀，日本並幫助中國收回各國在華租界，租借地以及治外法權等。第三：日本承認中國在滿州和內蒙的宗主權，中國承認該兩地為日本的「代管地」。此外，中國海和華南沿海某某地方，在宗主權歸中國但由日本代管的條件下，歸由日本海軍控制，以「保護」中國海「雙方共同的利益」（如海南島



等。）第四，中國同意加入「大東亞同盟」，並在外交上，為實現東亞的自足自給，與政治及經濟的安全，而與日本合作。在日本「和平」條件中，日本之承認南京政府，被稱為是初步的和用以促成重慶南京雙方在「最後」和約簽定後的「聯合」的步驟。第五：中國同意依附日德義三國軍事同盟。

重慶某些高級官員，對這些「和平」條件表示甚大滿意。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最高國防委員會中，（特別是前一機關）都可以找到許多主和主降的份子。值得注意的，是軍政部長何應欽，已得到中國「貝當」的徽號，而中國的「賴伐爾」則仍居於南京。駐柏林和巴黎的中國大使，據說也曾催促重慶接受「和平」條件，外間甚至還傳說根據上述基礎的談判已在進行，財長孔祥熙就是與這有關的人物。

自然，重慶政府的確曾經再度宣言，拒絕日方一切誘降的要求，同時，請求美國增加金融援助和其他各國的援助的談判，也在進行中。但人們仍不禁想起，法國政府在對德降服之前，勃勃倫總統和萊諾總理也曾向華盛頓作過最後的呼籲，貝當元帥當時却已高踞副總理的高位。最近雲南省主席龍雲會說，中國要得到勝利唯有憑藉外交手段，而非使賴軍事行動。重慶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也說過國民政府在半年後，即可遷回南京，所有這些「徵象」，都指出了主降派的力量日見增大。

在「和平攻勢」的照明之下，特別值得注意的事實，是重慶雖然準備以寸草不剩，強迫新四軍退出長江下游的抗日根據地。中央軍系的湯恩伯，正指揮二十萬以上的大軍，從各方面包圍新四軍，這就表示重慶決心運用武力肅清新四軍，把牠逐出牠的根據地，而這根據地正是新四軍由日軍手裏奪回，並在三年來不斷擊退日軍多次的進攻後保存下來的。

強迫新四軍放棄牠的作戰地區的命令，是十一月初即已發下的。新四軍軍長葉挺與項英曾向蔣委員長提出嚴重的抗議。在這抗議中，他們指出新四軍大部份都是牠自下作戰地區的人民，（這些列舉該抗議提出的種種理由，這些我們大概都已明白，故略去）最後又指出，華北並不缺乏游擊軍，而在長江下游保存這個堅強的游擊根據地，對於長期抗戰是非常重要的。十二月二日，新四軍與八路軍的領袖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等，又聯合向蔣委員長提出抗議，並聲明任何因中央軍攻擊新四軍而起的武裝衝突，應由攻擊者負責，在該抗議中，他們指出這些挑釁的唯一目的，乃在毀壞抗日統一戰線與殘害為中國民族獨立而抗戰的人民武裝。（以下敘述該項電文內容，茲略去）

今日中國團結抗戰所遇的威脅的嚴重，可以由如下兩事看出來。中央政府轄下的五十個師，其中大都附有飛機，大砲和機械化的配備，且下正包圍着八路軍和華北日後方許多游擊隊的主要根據地的邊區政府。其次，二個月前，新四軍的部隊，曾在非常接近日軍防區的地方，為中央軍

所襲擊。這一戰鬥，只有在中央軍遭受嚴重傷亡和新四軍軍長向蔣委員長提出嚴重抗議之後，方才終止。在中央軍進攻時，日軍飛機曾在該區散發傳單，在傳單上聲明在華日軍與剷除共匪的華軍有着共同目標，要求他們合作促進「和平」，這樣他們就可以參加剷滅這些抗日的「匪」軍的戰事。

日本現行的對華政策，無疑地已證明了日本最害怕的乃是中國軍民的民族革命的聯合，這種聯合，正表示決使中國脫離日本奴役的絕不動搖的決心。日本已經從「綏靖」華北的許多戰鬥中，領略了這個苦痛的教訓了。在那裏，八路軍所組織的游擊戰爭已擊破了日軍鞏固佔領區的全圖，又使傀儡政權絲毫得不到人民的擁護，現在，事實已證明日本的承認南京政府，並非表示日本侵華戰爭已一段落，相反，寧可說這是日本一個新的，企圖消滅中國民族統一戰線與促成反共內戰的新運動的開端。當日本答應恢復「七七」以前的現狀時，他正是有意促成這內戰的實現。

日本充分曉得，像八路軍與新四軍這些人民武裝部隊的存在，是中國反對屈服投降的保證，是反對中國成爲日本的東亞大帝國的領土的一部份的保證。這些軍隊在爲民族獨立繼續抗戰時，無疑代表了最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在這一戰鬥沒有獲得勝利之前，遠東決沒有真正的和平。這一真理，已由日本侵略者和中國內部的反動份子，最近企圖消滅中國統一團結一舉，而再度被強調起來了。

## 紐約先驅論壇報與泰晤士報的評論

二月二日，美國的四大大報之一的先驅論壇報對新四軍事件有如下的評論：題為「不合時的仇鬥」。在我人對中國現局未曾充分知曉之前，除復述此最不幸之哀歌之外，未能作進一步的判斷。蔣介石將軍一向嫉忌八路軍與新四軍，並且吝于援助，須知國民黨及政府官員之間，深懼如不採取適當處置，則中國對日的勝利，將成爲共產黨對中國之勝利，如是中國或將跳出日本的桎梏，而躍入蘇維埃之巨火。此點使人憶起近頃傳至華盛頓之如下口氣，即「日本僅爲中國身上之蚤，而共產主義乃心頭之瘡。」（此間誠恐此一態度，以及國民黨對共產黨之衝突，將使一向催促政府使與汪日妥協之親日派，勢力頓增。當日本準備南進之時，就中國及其友邦之利益而論，最要者厥爲儘量牽制日本，乃竟在此時發生內部之仇鬥，豈非極可痛心之事，蔣介石將軍之地位極爲重要，決不應助長此項仇鬥，希望彼能以其威望控制此一事件。」）

三月十二日，世爲美國四大大報之一的泰晤士報，也曾著論，題爲「中國何來之不幸消息」：「最近數星期來自中國之消息，最令人不寧者，厥爲國共雙方之繼續衝突。此種平勢不能盡責一方，共產黨軍隊一向英勇抗日，並以民主主義爲其目標。然斯諾君曾警告，共產黨對於共產主義，並擬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同樣重慶政府也自有其危險之處，惟有一事爲雙方所當知者，即美國對華之同情與援助，雖不應較應有者爲小，然美國所以同情與援助者，蓋不惟希望中國自由，且希望中國民主也。美人不願援助中國內戰中之任何一方，如中國欲以吾人之助力推脫日本與軸心國之束縛，則其領袖人物，不可不拋主義上不同目標，而以和平方法，解決其目前爭執。」

# 希特勒的「春季之歌」

壽 吉

大地回春，世間一切又從冬眠狀態中醒了過來。如果說義希戰爭北非戰爭都算不得歐戰的主體，而主體的歐戰曾處於冬眠狀態中的話，那末隨着春的來臨，歐戰必然將有更大規模更殘酷的展開。人們每天聽着「春季攻勢」的呼聲，那「春季攻勢」究將朝着那一方面展開，如何展開呢？

二月二十三日作為軸心同盟一員的墨沙里尼開口了。他承認自己的失敗，他盛誇德國的威風。他悄悄地告訴我們：「春天馬上就到了！」但他卻沒有說明春天到了以後的究竟。這，也許正如他自己那天所說：「指揮的號令是完全在於元首手中」吧。

二十四日希特勒發表演說，他雖然也沒有明白指出春季攻勢的方向，但卻聲言將發動大規模的潛艇戰來打擊英國。這也許並非恫嚇。因為英國的海上力量，今天仍是希特勒最大的阻礙，他必須加緊潛艇活動來消耗英國的海軍，打擊英國的航運，以及削弱美國對英國的接濟，次日倫敦

亦電傳英國已在積極作反潛艇的準備，以答覆希特勒恐怖的襲擊。

在歐戰的「冬眠」時期中，雙方都曾拚命作着進攻和防禦的準備。雙方的空軍都會給每一方以損害，英國的損害顯得更大。

一九四〇年的三月是寧靜的，蘇芬衝突在那時解決，四月以後纔揭開了北海以至西歐的大戰。但一九四一年的三月却並不寧靜，它將是德國大規模的春季總攻的開端。希特勒是不會也不能錯過這個時機的。因為第一，自從去年六月法國降服，德國對英閃電戰受挫以後，希特勒在戰場上顯得並無什麼收穫；而墨沙里尼在巴爾幹和北非的挫敗已多少減弱了軸心的聲勢。軸心作戰的基礎原是建築在不斷的「勝利」上面，長時間的停滯，不僅將動搖內部人心，同時還將影響佔領區的前途。他們決不能長時間停留下去。第二，美國援助英國是一天一天的加緊了，大規模的租賃法案 (Land and Lease Bill) 已先後在參眾兩院中通過，在對抗德國一點上，英美幾乎已打成一片，只差美國還沒有派兵參戰罷了。然而在今天的「生產戰」還不能壓倒德國，美國的生產能力還沒有達到最高的戰時水準。今天德國在這方面依然佔着優勢。希特勒必須利用這種優勢，更必須利用這個時機，趁美國還沒有完成戰爭準備之前，迅速擊敗英國。時間是對於英美不利於軸心的一個因素。例如據美國專家萊特氏 (T. P. Wright) 的估計，現在德國的飛機總數為三萬五千架，英國為二萬五千架。他預料兩國空軍力量到今年七月可以相等。英國目前飛機的產量為

每月一千六百五十架，德國每月二千架，而美國只有七百五十架，到今年七月，美國可增至一千六百架。總而言之，希特勒在今天——在美國大規模援英法案還未全部執行的今天，在美國生產能力還未能壓倒德國的今天——發動春季攻勢，是勢所必然的了。

## 二

希特勒現在正聚精會神地準備發動對英國的總攻。他不得不避免擴大戰線，因為擴大戰線將分散進攻英國本部的力量；他又不得不準備多方面的進攻，因為要擊敗英國，除了正面進攻它本部外，自然還得配合各個側面的擊破。希特勒不得不小心翼翼非到各方面的佈置完成，勝利有全部把握時決不妄動，因為他不能再受挫折，挫折將動搖納粹的戰爭機構，甚至招致最後的失敗。

在希特勒的「春季攻勢」中，渡海攻英無疑仍將是主攻。英倫本部是大英帝國的母體，是它的「根」；摧毀了「根」，便不怕「幹」「枝」不枯落。

法蘭西降服之後，希特勒就對英國施行空前大規模的空襲，直到最近，戈林空軍的活躍從未停止，英國的損失是很可觀的，例如工業中心的康凡脫雷（Conventry）業已化成一片平地。但隨着英國空軍的日漸增強，它也不斷給德國以損害。在今天，德國空軍雖然仍佔優勢，却還不能取得海峽的制空權。

英德戰爭最主要的一面是海上戰爭。把英倫三島炸成了瓦礫，也許仍攻不下英國；摧毀了英國海上的主力却將給它以致命的打擊。爲什麼呢？因爲海就等於是大英帝國的生命。無論在平時或戰時，如果沒有海洋中往來如梭的船隻，英國就不能生存。她必須輸入五分之四的糧食和水果，百分之五十的肉，蛋，百分之三十的魚和蔬菜；她又必須輸出價值十萬元的紡織品，機器及鋼鐵和煤等，以償付她的輸入，保持戰時財政車輪的流轉。對於英國，航運等於是國內的糧食，空軍的汽油；等於是作戰的能力；等於是埃及，里比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勝利。沒有航運，英國的勝利將不可能；沒有航運，英國的失敗幾屬必然。

所以，正如布特勒在慕尼黑酒窖所說，德國今後的攻勢必將以潛艇摧毀英國的海上力量和航運爲主要目標。英國控制着海之面，但却控制不了海之底和海之空。德國蚊蚋似的機隊和狼羣似的潛艇，構成了英國的雙重威脅。自去年十月以後，德國的潛艇大加活動，英國商船的損失激劇增加，據紐約時報記者鮑爾溫（Hanson W. Baldwin）的估計，在一九四〇年一年中，英國及其控制下中立國的船隻被擊沉的已達三·五〇〇·〇〇〇噸，這個數字雖並不比一九一七年英國所損失的（計爲七百萬噸）爲大，但對英國實際的打擊却正跟上次一樣的嚴重。在一九一七年，英國有更多的商船可供指揮。它有着美國的巨量商船。義大利也站在它的一邊，但在這次戰爭中，只有戰區以外美國有限的商船，以及法國，荷蘭，比利時，挪威和丹麥商船的一部份可供它



調用。據美國 National City Bank的統計，在戰爭開始的最初九個月中，英國及中立國商船的損失約爲每周四〇・〇〇〇噸，照此比例，一年當達二・〇〇〇・〇〇〇噸。到了去年六月以後，每周的損失突增至一〇〇・〇〇〇噸左右，即一年當達五・〇〇〇・〇〇〇噸。英國雖然努力趕建新船來補救，但最大的生產率每年不能超過一・五〇〇・〇〇〇噸。最近以來，由於潛艇活動的加緊，情形顯得更形嚴重了。據德國總司令部的公報，德國空軍及潛艇在本年二月份中曾擊沉英船七四〇・〇〇〇噸（見三月二日上海德文日報英文午報）即每周一八五・〇〇〇噸；但英國海軍大臣亞歷山大則說一九四一年以來，英國商船損失已減至每周五一・〇〇〇噸。（三月六日路透電）我們姑且取它一個平均數，那末每周損失也有一一八・〇〇〇噸，一年損失將達五・九〇〇・〇〇〇噸，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驚人的發展。固然，英國還可以向美國去定製商船。但時間是一個大問題。據英國商船大臣克洛斯說，在一九四二年春天之前，美國無法供給大量的商船。克洛斯認爲一九四一年春天是英國航運問題最緊急的關頭。

以上是現階段英德海空戰的一個輪廓。借用H·瓊爾溫的話來作個總結：「海上戰爭依然是英國主要的危機。」

如衆所知，在納粹春季總攻中，地中海的攻略將是它的序幕。因為第一，地中海是大英帝國的生命線，是它的「幹」。英國跟非洲近東遠東殖民地的聯繫，都靠地中海來維持，軸心國如能控制地中海，不僅將鬆弛了英國對它們嚴厲的封鎖，同時還將打擊了英國的聲望，切斷了它跟諸殖民地的聯繫，第二，戰爭既趨長期化，軸心國不得不作長期的準備。在長期的準備中，軸心國必須確保戰略原料特別是它們所最缺乏的煤油的不斷接濟，而這些原料最主要的源泉是在北非和近東，要控制這些地區，自非控制地中海不可。

依照軸心原定的計畫，德義採取着分工合作的戰略。德國担任西南歐的攻勢，義大利負責東南歐的征略。去年十月義大利的進侵希臘，便是企圖控制東地中海，進窺蘇彝士。可是墨沙里尼的冬征失敗了。義希戰爭現在陷入了僵局。義大利的軍隊非但打不進希臘，反被希臘軍隊逼入阿爾巴尼亞；非但趕不走英國的勢力，反被英國增強了東地中海的優勢。（例如希臘的若干海空根據地和克里特島都為英國控制。）義大利軍隊現在局踞阿爾巴尼亞的西部。它在亞德里亞海的地位很感受聯軍威脅的危險，聯軍如一進入亞德里亞海，那就無異打開了爬上歐陸的後門。同時，在北非方面，英國又發動攻勢。從去年十二月起，先後攻克了西地·巴拉第，蘇魯姆，巴爾底亞，吐不魯克以至本加齊，大大地威脅了義大利的海上地位，和義國本部與殖民地的聯繫。由於英國在非洲的勝利，它對紅海的控制加強了，進窺近東和巴爾幹的希望增多了。上月英外相艾登

和參謀總長狄爾的聯袂訪問安加拉，說明了英國有在巴爾幹乃至近東動作的企圖。

英國的企圖是很明白的，它要把土耳其拉入戰爭，擴大巴爾幹乃至近東的戰事，這樣，既可以把義國牽制英國的戰爭轉化為希臘土耳其牽制德國的戰爭，同時，因了土耳其的捲入戰爭，也許可以挑起它們所長久盼望的蘇德衝突，從而達到它們「以東線代替西線」的願望。但在德國方面，它的政略和戰略都需要避免擴大巴爾幹的戰事，必須使土耳其其中立化，它必須及時投出墨沙里尼的泥足，以消弭巴爾幹的後患。

於是希特勒在巴爾幹發動了政治攻勢。二月十七日，他首先促成土耳其和保加利亞締結了互不侵犯協定；廿三日保加利亞正式加入軸心同盟，德國軍隊就源源開入保加利亞，土保協定的締結，正是德軍入保的滑道車；而由於德軍的控制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已深陷於軸心同盟的大包圍，看來也只有投入希特勒的懷抱，當本文執筆時止，傳說南斯拉夫就要於日內加入盟約，戈林和里本特洛甫就要到巴爾格蘭德去了。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好比是頂在希臘頭上的大石塊，當德國大軍站到這大石塊上時，小小的希臘是否還頂得住呢？

傳說希特勒已向雅典提出「非和平即滅亡」的通牒，德國大軍已隨時準備突入希臘的戰略要衝薩羅尼加。在英國的壓力下，希臘似乎只能打下去，艾登和狄爾在雅典的幾日勾留，更加强了英希的聯繫。希臘的商船有百分之七十已握在英國的手中，希臘的若干海空根據地和克里特也已

為英國佔領，可知英國是斷不容希臘中途脫出的，希臘似乎只能替英國打到最後了。

但照目前形勢看來，希臘的「最後」似乎並不甚遠。德軍向它後背的壓迫，加上義大利的反攻，雖有英國海軍的援助恐也是無濟於事。假使義希戰爭因此而局部結束了，巴爾幹的噴火口就塞住了一半。

其餘的一半是在土耳其。這個橫跨歐亞擁有達達尼爾海峽鑰匙的國家，今天已成為英德外交鬥爭焦點的焦點。英國今天是否撤得起東線的戰爭，要看這次外交鬥爭的結果而定。據路透社電傳，說艾登和狄爾與安加拉當局會談的結果，兩國對於國際局勢而起的問題，已完全商妥。美國國際社記者據此判斷，認為英土已擬定一種軍事計畫。據三月六日合衆社電傳，艾登曾向希臘提議，將色雷斯割給土耳其，這樣希臘和保加利亞便沒有了疆界。色雷斯一經割給土耳其，如德軍突入薩羅尼亞便等於是侵犯土耳其的領土，土耳其就非起而作戰不可了。在另一方面，希特勒也派專艦送信給土國總統伊諾奴，勸其嚴守中立，並稱土耳其如果繼續中立，德國當可幫助它收回第一次大戰中的失地。

土耳其雖已陷於舉棋不定的困難地位。英國現在已催逼它履行條約，加入戰爭，俾使它成為「以東線代替西線」的轉捩點；而德國呢，由於它的政略不許它和蘇聯衝突，它要求土耳其的中立化。

在考慮土耳其其態度的時候，有一個因素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蘇聯。土耳其雖然是英國的同盟國，雖然曾和英國締有互助協定，但同時却採取着親蘇的政策，凡一切危害蘇聯的行動，他曾聲明都不願與聞，這因為土耳其和蘇聯有着某種利害上的一致。蘇聯的政策是最守帝國主義戰爭的中立，它既不願土耳其去當英國作戰的祭品，也不願見納粹的鐵蹄踐踏到達達尼爾，在強大蘇聯的影響下，它也許會發現自己應走的路徑。

土耳其究竟將往那裏去呢？這是目前巴爾幹和近東形勢一個重大的關鍵。如果土耳其繼續守中立，那麼英國擴大巴爾幹近東戰爭的陰謀又將受到嚴重的打擊；如果土耳其加入了戰爭，那麼巴爾幹的戰禍難免擴大，希特勒真要走上作戰計畫的歧途了。

#### 四

在地中海爭奪戰中，遲延不決的德法談判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為：假使這次談判結果，德國獲得了法國海軍和殖民地的控制，地中海的戰略形勢就將為之一變。不僅法國艦隊落入德國手中，將大大增加了軸心的海上力量，而且由於敘利亞和突尼斯方面根據地的取得，還可增強軸心國的戰略地位，切開不列顛地中海艦隊東西兩面的聯絡。

希特勒的理想就是如此，但理想去事實往往有着千的距離。

去年十二月賴伐爾的去職，表示貝當政府還不肯完全順從德國的要求，因為賴伐爾是主張海軍加入德國作戰，並且允許德國在比塞大（在突尼斯西，地中海要港）建立根據地的。但在當時，柏林方面並未抗議。他們認為賴伐爾的親德色彩濃於親德，佛蘭亭也許比賴伐爾更適宜於完成親德的任務。同時，坐鎮非洲的魏剛跟賴伐爾不相容，柏林不願過份壓迫貝當，致促成魏剛與維希的分裂。但隨着時日的進展，眼見得佛蘭亭並不能做到如預期的成績，希特勒這纜學得賴伐爾究竟勝過佛蘭亭，於是又要求維希恢復賴伐爾的職位，並且警告維希：「法德的問題必須在二月底之前做到完全而迅速的解決。」

但是二月過去了。賴伐爾仍未復任，海軍部長達爾朗却一人兼上副總理，內政，外交三職，成了貝當將軍的靈魂。最近達爾朗正奔走於巴黎與維希之間，魏剛亦從非洲回國遠職，顯得談判已進入緊張的階段，但德國方面至今還沒有發現順利的途徑，是顯而易見的。

維希政府今天僅僅統治着法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它是得了德國的允許纔能存在，既無武裝，又被包圍，它的獨立程度頂多不過像斯洛伐克政府，那末，它究竟憑着什麼來與征服者討價還價呢？

很明白，貝當的手中握着兩件法寶，一是法國剩餘的海軍，據合衆社記者的估計，至少還有原來實力的一半，大部錠泊於土倫、達卡爾及卡薩布蘭卡（Casa Blanca）等地；一是法國的全

部殖民地，其中只有赤道非洲和太平洋中的島嶼已服從了特戈爾派的指揮。這兩者正是希特勒求之不得的目的物，也是他在對法談判中深感棘手的石塊。如果德國對法的壓迫過份加緊，那末，不僅法比海軍有加入英國對德作戰的可能，法非非洲和近東殖民地的最高統帥魏剛，也可能應特戈爾的招手，投到他們的旗幟下面去。要是這樣，北非根據地將加強了直布羅陀的地位，而敘利亞則將穩定近東的形勢，這不是反替英國造機會嗎？

反之亦然。假如德國能夠把法國殖民地控制到手，那末，在西方，可以爭取西班牙，在東方，可以鎮壓土耳其。

因此，幾月以來，維希成了英美與德義爭取的中心。特別自義大利失敗英軍在非洲形勢好轉以來，維希的動盪是愈形激烈了。美國駐法大使李希的活動，以及美國對法國不斷的醫藥接濟，正說明了華盛頓幫助英國爭取異常的努力。

然而貝當終究是貝當。他固然可以拿殖民地統帥魏剛作後盾，拿海軍實力派達爾朗作搖籃牌，但他對於征服者的「強硬」，自有其一定的限度。因為決定貝當政府存在的，究竟是希特勒而不是別人。何況魏剛並非就是達戈爾，達爾朗據說又是貝當政府中最接近賴伐爾的人呢。（見

去年十月某期 World News and Views)

一句話，隨着歐戰形勢的緊張，德法談判也已隨着緊張起來。正如一位美國記者說，法國今

大依然是戰事的一個重要因素。春季攻勢中，希特勒第一切需要解決對法的問題，因為在法國手中，正握着軸心的一個戰略關鍵呢。

## 五

跟德法談判一樣，時斷時續的德西談判也是軸心攻勢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德國要控制地中海，必須取得地中海西部「亞當的蘋果」——直布羅陀。直布羅陀在地中海的軍路地位是基本的，控制了它，不僅可以挽回義大利在非洲的頹勢，同時也將切斷英國大西洋艦隊與地中海艦隊的聯絡。但是要攻取直布羅陀西班牙無疑是一座直達的橋樑。

西班牙親軸心的態度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它經過連年的內戰，國內已陷飢餓的絕境，實已無力參戰。西班牙國內嚴重的危機，可從下表所示的食物分配嚴格限制情形看出來：

每人只能每隔十日得穀一百格蘭姆。（約三盎司）

每人只能每隔十日得糖七十五格蘭姆。

每人只能每隔十日得豆五十格蘭姆。

每人只能每隔半月得肉一百格蘭姆。

每人只能每隔十日得菊苣一百五十格蘭姆。



從去年十一月西班牙宣佈收回坦吉爾國際區以後，德西之間曾舉行過幾次談判，西外長森納數度訪問柏林，德警察總監布娘萊也到瑪德里去「宣撫」。二月十二日，當義大利在義布戰爭和北非戰爭疊遭失敗之際，弗朗哥跑到義大利與墨沙里尼會談，次日又至法國蒙貝里埃城與貝當談了一次，據說在這次會談中，墨沙里尼曾要求西班牙擔任直布羅陀的任務，但弗朗哥拒絕了。

由於西班牙內的滿目瘡痍，弗朗哥切實英美經濟上的接濟，而英美就把握了這種機會，隨時作着爭取西班牙的努力。去年十二月初英西金融協定的締結，美國貸給西班牙一萬萬元鉅款的傳聞，以及羅斯福代表杜諾文的訪問瑪德里，正顯示了英美方面的形勢。正跟德國竭力使土耳其維持中立一樣，在戰略需要上，英國必須爭取西班牙的宣佈坦吉爾國際區不設防，表示了瑪德里向英美方面的擺動。

在目前，希特勒也許並不一定要西班牙參戰，因為就西班牙的軍事力量說，它是不足齒數的。據一般的估計，西班牙陸軍不過兩萬五千人到三萬五千人，空軍不過三百架至五百架飛機，而且多半已經陳舊；殘餘的海軍最多不過十二萬噸，連主力艦都沒有。美國作家海敏威曾經說：「非交戰國的西班牙，對於希特勒也許比交戰國的西班牙更有價值，這正是墨沙里尼，當未參戰時是德國寶貴的聯盟者，但一參戰後便成了它的絆腳石。」

這話不無理由。不過這只是就西班牙的軍事實力而說。其實，希特勒重視的不會是作為軍事

力量的西班牙，而是作為攻英根據地的西班牙，希特勒需要的乃是利用西班牙的領土來進攻英國。最近德國大軍已集中於西班牙的邊境，似乎有隨時開入西班牙的準備。

但日前德國對付西班牙的還是懷柔的政策，拿什麼來「懷柔」呢？據倫敦經濟學者周用所指出，不外是直布羅陀以及法屬摩洛哥。直布羅陀只要取得下，不成問題；法屬摩洛哥却要待德法談判的結果而定。維希首謀摩洛哥給西班牙嗎？這是德法談判與德西談判的矛盾。

## 六

當本文脫稿時，美國參院已通過了援英的租賃法案。美國日益走向戰爭，是希特勒的最大威脅，也是加緊他的春季攻勢的剌激劑。如何趁美國還未完成澈底援英準備之前，迅速擊潰英國？這是希特勒今天主要的課題。

但在春季攻勢之前，希特勒有許多矛盾必須解決。如何消滅巴爾幹的後患，以穩定德國的大後方？如何挽救馬沙里尼，控制地中海？如何克服貝當的「冥頑不靈」？如何爭取弗蘭哥的一死心塌地？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德國春季攻勢中大大小小的絆腳石。

眼見得春來春去，夏季又要來到了。然而戈培爾不是又給我們作一個新的解釋嗎？「我們從未確定任何日期。……但是現在元首却第一次確定了一個日期，即，戰爭將決定於這一年。」

（見三月十日德文遠東日報英文午報）

春濃如酒之三月十日午

# 蘇聯的國防

朱進

陰沉黑雲密密的罩着國境  
嚴峻眉稜擁抱邊疆  
那裏站着勇猛的鐵騎  
擋住國境任何敵人

那兒有三個快樂戰士  
坦克就是他們家庭  
誰若不信，這裏有個證明  
每天聽到他們歌聲……

——鋼人鐵馬主題歌

## 一 沉默與神祕

有誰混在一羣發狂而互相斷殺的人們中間，仍然能够鎮定沉着的，他一定不是一個怯懦者。會咬的狗是不吠的。同樣，在日下全世界漫天的戰火中，蘇聯終於是沉默的，這沉默正是他堅

定，強大，有把握，富於自信的表徵，雖然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許多論客們正把蘇聯這種沉默，跟她所信守的嚴格中立一樣，看作是怯懦與無為的表示。

一年多來，資本主義世界（這裏主要是指英，美，法和在他們影響下的各國）對蘇聯的觀察和判斷，始終是矛盾的和極端混亂的。這種矛盾與混亂，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們那固定的，有意挑撥蘇德關係使之惡化的政策，以致無從避免；但另一方面，思想的頑固，特別是階級的偏見，也使他們無從正確地去認識蘇聯。自從蘇德互不侵犯協定成立之後，一年多來的事實，充分證明了他們對蘇聯的認識，業已全部破產。例如，在紅軍進入波蘭，收回貝薩拉比亞，取得布維柯納，參加多瑙河會議，和保加利亞中止加入三國同盟時，他們都說蘇聯是強大的，不怕德國的，因此，在他們筆下，希特勒已成為斯太林的工具。但在蘇芬戰爭，德蘇劃界，德軍開入羅保等發生之後，他們又都確言蘇聯是貧弱的，怯懦的，懼怕德國的，在這時候，蘇聯又成了德國的俘虜，其地位顯得完全絕望。誰都知道，這兩種說法是絕對不可調和的兩個極端，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宣傳機關，以及中國那些應聲蟲們，對蘇聯的認識，却終於是這樣動搖的，而且滿足於這種動搖，絲毫不能從客觀的事實中，獲得半點有益的教訓。爲着掩飾這種矛盾，他們又說蘇聯是一個「謎」，一個「神秘的」無可認識的國家，或則如上海的中美日報之流，索性說牠是一個勢利的和投機的帝國主義國家，由於她的力量不够強大，所以不能有固定的政策，只好看風轉蓬，

揀有利的機會，擇肥而噬（該報社評曾先後指出，蘇聯可能與日本瓜分滿州，與德國分割土耳其），使中國民眾覺得這個「赤色帝國主義」，正跟日德等國一樣的可怕，從而達到離間中蘇歸附英美的目的。

然而，蘇聯二十二年來的活動，却雄辯地說明了她的確有着一貫的政策，而且她的政策的一貫性，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會有也不能有的。其次，在日下這麼一個昏天黑地的世界裏，鬥爭越發尖銳，壁壘也就越分明，像蘇聯這樣的強國，爲着超脫於帝國主義戰爭戰火之外，是不能不有堅定的政策，和不能不有強大的國防實力以作爲執行這一政策時的後盾的。她決不是一個謎樣的神秘的國家，只有那些給偏見蒙住眼睛，或存心降低他的國際地位與作用的人，方才這樣說。那麼，究竟什麼是蘇聯現行的政策呢，這是作者另一篇文章的題目，此地所要說明的，乃是蘇聯在執行他的政策時，究竟得到什麼樣的力量支持。也就是說，蘇聯日下的國防實力，究竟是如何強大。

關於這問題，國內已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譯作。特別是在一九三九年，中國出版界曾貢獻了兩本極重要的譯本：其一是蘇聯的紅軍，前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長伏洛希洛夫在聯共第十八次大會上所作的，關於蘇聯紅軍現狀的報告；伏氏是蘇聯最高的國防行政長官，以這樣的身分來說明蘇聯紅軍的現狀，當然是最權威的作品。其二是德國著名軍事專家馬克恩·威利爾（Max Werner）

的列強軍力論，牠對蘇聯紅軍的軍事力量，進攻力量，戰略，紅軍與德軍、遠東紅軍與日軍的比較等，都有非常具體而準確的說明。讀了這兩本書，就如看鋼鐵人或鐵馬一樣，使人不禁起了驚奇與歌頌的感情。向來，有三種原因阻礙了人們對蘇聯國防實力的客觀的判斷：即純粹的無知，思想的頑固和階級的偏見，但馬克恩·威爾爾却打破了這三道難關，所以本書有着極大的價值，讀者如要了解蘇聯的國防實力，必須先讀這兩本豐富的有系統的著作。作者這篇短文只想從另一個角度，用一些最新的事實與數字來補充他們而已。（註）

## 二 天文數字的國際預算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蘇聯聯邦院第二次大會通過了新的一九四一——四二年度的預算。該預算收入總計是二一六、八四〇、二二四、〇〇〇盧布，支出是二一六、五二〇、二二四、〇〇〇盧布，國防預算則佔整個支出的三分之一，即七〇、八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八〇、八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一數字本身，包含着非常豐富的意義。

首先，這表示了蘇聯的國防經費，正不斷跟着國家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說，蘇聯的國

（註）蘇聯的紅軍，據傳社出版，黃文杰譯；列強軍力論生活書店出版，資符等譯。

防實力，正不斷地跟着國民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突飛猛進而增強擴大。下面這一個歷年國防經費的統計，便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一九三三年是第二次五年計劃開始的第一年）

一九三三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一九三四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五年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六年	一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七年	二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八年	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九年	四〇、八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〇年	四六、九六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一年	七〇、八六五、〇〇〇、〇〇〇

這統計指出了在最近九年來，蘇聯國防經費的總額，共達二五四、四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單一九四一年的預算，已比第二次五年計劃期內全部國防經費大一倍半！這樣龐大的經費，對蘇聯國防實力的加強與改善，大概總不是『微小』的吧？

其次，我們明白，這樣的國防經費，在全部國家收入上所佔的比例，並不比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多，但就數目的大小而論，却遠在世界各國之上。誰都承認美國是世界最富裕的一個國家，自從歐戰爆發後，牠曾經在國防建設上，化了很大的一筆錢，牠最近幾年的國防預算是這樣的：）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各項追加的預算都包括在各該年的數字裏面。）

一九三八年：

一、一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一九三九年：

一、五三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〇年：

九、四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一年：

一〇、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總計

二二、九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同期蘇聯  
預算總計：

二〇二、七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按照日下國際通匯的匯率，以一美元合四個半盧布計算，那麼蘇聯同期預算總額是四五、〇四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比美國要多上一倍，但是，必須注意，這只是一個形式上的比較，就盧布的購買力而論，一個盧布實際等於一個美金，而且盧布的價格要比美金的來得穩定，蘇聯的物價也不像美國的一樣，經常受到國內投機市場的操縱，如果一噸鋼錠的價格在美國是五百美元，在蘇聯至多也只值五百盧布。（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號美國出版的美亞雜誌上，Ivan Spector



所作一文，就有同樣的估計，見該誌五〇一頁）因此，蘇聯同期的國防經費，就要比美國大上十倍。單一九四一年一年的預算，也要比美國一九三八——四一年四年來的整個預算大三倍又四分之一，比美國同年的預算則多七倍。但是我們還要曉得，一九四一年度美國的國防經費預算，在美國歷史上乃是空前的，而蘇聯的竟比這資本主義王國的空前大預算大至七倍之多，由此不難可以看出蘇聯的國防實力，實際上強大到何種程度。現在我們已有充分的理由可說，蘇聯的軍力，按照比例，至少要比美國大過十倍，因為最近十年來，蘇聯用於建設國防的經費，即二五四、四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跟同期美國的國防經費二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比起來，差不多是十比一。這是一個驚人的事實，但這一事實一向却為人們所忽略。

然而，故事到這裏還沒有完結。我們還得指出，蘇聯最近十年來的國防經費，決不止二千五百萬萬盧布。蘇聯的國家預算跟普通的國家的預算是不同的，有一部份直接的或間接的軍事支出，並不包括在國防經費之內。比方，邊境設防的支出，是編列於內政人民委員會的預算中的，國境防衛團（陸軍的一種，受有高級訓練，國家有事時可以直接增援陸軍）的維持費，也由內政人民委員會直接供給，還有幾項包括着戰略鐵路公路，航線的建立和別的許多供給的支出，也是一樣。因此，蘇聯在國防事業上的實際的支出，比我們上面所舉的數目字還要大得多！

蘇聯這麼龐大的國防預算，對她日下所進行的經濟建設計劃，當然是一種障礙。但這是無法

避免的，因為她是生存在瘋狂的好戰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間，隨時都有被侵略和干涉的可能。正如人民財政委員會會長齊利里夫在本屆（本年二月）聯邦黨及民族院聯席會議上所說的一樣：「蘇聯追隨和平政策，但決不漠視國境外之發展，目前可懼的國際局勢，已迫使吾國採取各種方法，增強社會主義祖國的國防力量。」蘇聯這龐大的軍費，不僅與蘇聯人民的利益相符，且也未曾增加人民的負擔，這是必須嚴重指出的一點。在一九四一年蘇聯國家收入的預算中，政府向民衆徵收的稅則，僅只一二、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佔整個收入百分之六點四，但美國一九四〇的國家總收入六十一萬萬五千萬美元中，向國民徵收的捐稅則達五十六萬萬四千九百萬美元，即佔百分之九十二。蘇聯之所以能支出巨大軍費而不必加重民衆的負擔，是因為她整個的經濟制度都操在國家手裏，而資本主義國家每年所獲的利益，却完全為資本寡頭所獨享。這一事實，也直接說明了為什麼蘇聯能比其他各國支出更大的軍費的原因。

現在，讓我們再看一看，這麼巨大的支出，究竟造成了怎樣的軍事力量。

### 三 軍力的增加是幾何級數的

本年二月二十四日，蘇聯消息報在紅軍成立十三週紀念日的評論中，曾這樣說：

「在過去二十三年中，蘇聯政府及共產黨，繼續努力增強軍隊實力，並提高其作戰效

率，同時關於專門機械供應方面，也已盡其能事。目前數千萬蘇聯民衆加緊工作，以最新式器械供給紅軍及海軍。在過去九年中，紅軍在人數方面，除已增加數倍外，其技術力量也自三、〇七增至十三。據精確估計，自一九三〇年迄一九四〇年，蘇聯大砲數量增加十倍，坦克數量增加四十三倍，飛機數量增加六倍半。

在去年二月二十三日的消息報上，曾經具體指出，蘇聯平時陸軍從一九三〇到四〇年增加了三倍半，又指出海軍噸位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根據這些統計，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

一九三〇年蘇聯常備正規軍是一萬五十萬到二百萬人，所以在一九四〇年年底，她已增加至六百萬至七百五十萬人。一九三〇年蘇聯的坦克是一千輛，現在已增至四萬三千輛。再就飛機而論，一九三〇年蘇聯飛機是在三千架與四千架之間，現在她至少已有二萬架至二萬五千架，一九三〇年來蘇聯的所屬隊約有三十團，到了一九四〇年年底，她已增至二百十團了，輕砲隊一九三〇年的數目作者一時無從覓得，但據國際聯盟估計，一九三三年共有輕砲隊一百團，那麼，現在至少已有三百五十團。假如我們拿上列的數目和德國的比較起來，蘇聯的軍力就表現得更加明顯。據紐約泰晤士報三月十日的估計，德國飛機（包括第一線及後備隊）至多是一萬五千架，英國是五千架，美國則只有二千五百架，這三國飛機的總和約略與蘇聯的相等，或甚至還要少。再就坦克而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德國共有一萬零五百輛，即使現在已增至二萬輛（這就是說：除

在戰爭中損毀者外，已增加了一倍半，）也要比蘇聯少二萬三千輛。

伏洛希羅夫在一九三九年聯共第十八次大會的報告上，對蘇德兩國步兵軍的火力，曾提出如下的比較，德國每一步兵軍（三個師）的砲兵，每一次放出的砲彈總重量是六、〇七八公斤，蘇聯則為七、一三六公斤。德國每一步兵軍的步兵，每一分鐘放射的全部子彈重量是四八、七六九公斤，而蘇聯則為六六、六〇五公斤。如果每分鐘放出的子彈，地雷，手榴彈底重量，加上每分鐘的砲火計算，那麼每分鐘發射彈藥的總重量，德國每一步兵軍是五九、五〇九公斤，而蘇聯則為七八、九三二公斤。蘇聯重砲，高射砲，坦克飛機等的效能，遠勝其他各國，已在西班牙戰場上得到了具體的證明，在列強軍力論一書中也有詳細的敘述。

其次，再看海軍，依沙柯夫海軍上將二月二十四在真理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這樣說：

「過去二十三年來，蘇聯曾積極增強海軍力量，這種努力現在已獲得重大的成就，她已與紅軍同時向前進展。帝俄遺留下的舊艦，已由吾人改造，成為最新式的驅逐艦，巡洋艦和戰艦，「奧魯拉」號和「波丹金」號以前是蘇聯海軍的唯一戰艦，但現在已由最近製成的高速戰艦所代替。總之，波羅的海，黑海，太平洋，東海，黑龍江艦隊，都已整理和增強。」

一般說來，蘇聯海軍的發展，主要是在鞏固國防，因此她首先銳意建造的，是守勢的海軍，即大潛艇艦隊，而不是攻勢的海軍，即主力的戰艦，且下就其潛艇艦隊的數量和質量上說來，蘇聯已高居世界第一位了。二次歐戰爆發後，德國的潛艇已有大量增加，據估計，在一九四一年年底，她可以有二百艘左右，但蘇聯在一九四〇年年底，只有三百五十艘。據三月四日上海大陸報所載英國出版，世界最權威海軍年刊（*Jane's Fighting Ships*）的報告，蘇聯一九三九年已下水的大小戰艦（包括主力艦）共一一一艘，一九四〇年可完成的達一六八艘，蘇聯在海參威的潛艇艦隊（七十艘）比日本所有六十二艘的潛艇艦隊還要來得大。

所有這些成就，當然歸功於蘇聯三次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蘇維埃工業制度的機構，特別有利於軍需工業的發展，她的兩大重要支柱，是高度發展的重工業生產和效率極高的引擎工業。正如蘇聯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伏士尼斯基在本年二月聯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所說的一樣：「目前的帝國主義戰爭是一種馬達戰爭。」馬達需要高超的技術水準，大量的油，以及非冶金屬的五金類。關於上列各項，聯共本屆大會，曾根據馬洽柯夫與伏士尼斯基的報告，採納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決議。這決議中提到如下各項重要生產的數字。鋼鐵是國防的骨幹。蘇聯一九四〇個鐵生產量每日為四萬六——七千噸，而一九三〇年只有四萬噸；鋼每日為五萬八——九千噸，而一九三七年只有五萬噸。非冶金屬的鋁，一九四〇年較一九三九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九，銅增加百分之六

十五，錫增加百分之二百八十，錫增加百分之三百。油是國防的血液，一九三七年每日為八萬四千——五千噸，一九四〇年則增至九萬七千——八千噸。所有這些重要的生產，現在正在不斷增加中，將來還要有大量的增加，而隨着這急激不斷的增加，蘇聯的國防實力，也就日比日地向前發展，以至成爲一種舉世無可匹敵的力量，成爲全世界勞動大眾的最偉大最精銳的武裝，成爲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救星與和平的鞏固的堡壘。

#### 四 四次成功的試練

自從一九一九年以後，強大的紅軍曾先後受過四次的試練，每次的試練都證明了她的強大。第一次，是一九二七年的中蘇之戰；第二次，是一九三八年張鼓峯日蘇之戰；第三次，是一九三九年諾蒙亨日蘇之戰；第四次，是一九三九年的蘇芬之戰。在這四次戰爭中，紅軍曾以他的戰績驚醒了他的敵軍和全世界。下面只是作者手頭現成的一些紀錄。雖然只是一些片段，但還不能由此窺見全貌。

在張鼓峯戰爭中，日本步兵第七十五聯隊的營長平張（Hirabayashi）在他的日記裏這樣寫：

「我們吃蘇聯坦克車的虧真不少，他們利用地形，進到很近的距離，並開火射擊，火力是可怕的，而且準確，我們的射擊非常沒有效力，當着坦克被我們的砲火擊中時，坦克車手

時常從車內跳出來，隱蔽在土堆下，一直等我們的射擊終止。駕駛員常常從坦克車上把機關槍拿下來，向我們的士兵進行準確的射擊，然後又坐回坦克車內去。」<sup>1</sup>

又一個步兵少佐申根，步兵七十五聯隊第一營的營長，在他的日記裏寫道：

「我們坐在戰壕內已經是第二天，蘇聯的軍隊表現積極化，一下子進攻，又很迅速改爲防守，這都很難伸出。以前對我們說這個軍隊不是很厲害的軍隊，可是當我們在火線上接觸時，我看到以前這是錯誤的，紅軍往往反復猛烈衝鋒，昨天早上第三連是一百三十七人，今天剩下五十人，並已把她編爲一排。七月三十一日早晨拂曉，我們第一連進攻仙草峯小山，十四個敵人堅持頑抗我第一連之進攻，達五個鐘頭之久，第一連受到很大的損傷！只在肉搏白刃戰之後，方才把他們擊破。」<sup>2</sup>

這種紀述，總不是一種偏見吧！然而出之於軍官之口的話語，也在日本最大報紙的社評上透露了出來。在諾蒙亨戰役結束之後，朝日新聞於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社評上，曾作過如下的批評：

「軍事當局公開承認他們已盡其所能這一點，國民應該加以信任。陸軍方面一向保守秘密的這一發明，已消除了所有的疑慮。這解釋確有極大的好處。同時，我們唁吊死者，牠的數目是出乎意外的大。最近的事實上竟達如此規模，竟致雙方損失的嚴重，無法於短期內加

以清算。由此可見我們的勇士的鮮血，已染遍了該處的平原。……我們的軍事發局已由這些事變中獲致他們的教訓。未來的軍事準備是應當充分的。軍事當局已經周詳地考慮了這些教訓。最主要的，就是必須以最大程度的摩托化部隊供給陸軍。因為這是戰後近代戰爭的秘密，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曉得蘇維埃摩托化部隊的配備是如何完善。今天有許多人，對這意外的發見正不禁爲之咋舌！

日本爲着她致這一教訓，已犧牲了整整兩個師團，有一萬員名被俘並損失了飛機五百八十九架。蘇蒙方面是一百零六架。在一九四一年的每日年鑑上，我們又看到一九三九年十月三日，日本陸軍當局，在地方長官會議席上，也有了如次的供認：「本次戰鬥被我兵力懸殊，尤其是紅軍絕對優秀的坦克車隊，給我方以較多的損害，雖然對方的損失似也不少。從事件發生到休戰，我方死傷計一萬八千名。本次事件可說極盡現代科學的精華，我們由此痛切感到，除軍隊精神訓練的重點外，機械化等物質配備的充實，在近代戰鬥上確有重大的意義。」日本陸軍當局在這裏除對蘇聯「絕對優秀」的坦克車隊及其他機械化與摩托車的配備表示驚駭之外，並承認了日軍在這些方面的拙劣，雖然參加諾蒙亨之戰的關東軍，是日軍中最優秀的，擁有最新式配備的勁旅。

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三日的倫敦泰晤士報中，曾登載如下的社評：



「德軍在法國北部破用以衝法軍陣線的最新式的機械化的戰術，遠在去年九月，即已在蒙滿邊境作了一次非常相似的預演。當時遠東紅軍就曾使日軍精銳部隊，受到了浴血的慘敗。這蘇日兩軍間的戰爭，一直持續了五個月。……報紙與新聞記者是可以審制的，但由戰場回來的步兵，却不能。日軍軍隊承認死傷達一萬八千名，日本民衆由此數字已可以明白這是怎樣一回事。最近，當法國防線被同樣方法突破之後不久，在東京退紅軍人的大會上，曾洩漏了如下的情形：——

「當時日本備受巨大噴火坦克車的打擊，她的噴火的長度，比日本坦克車要遠過二十碼。結果自然是難以抗拒的。但日本使用的是關東軍最好的部隊，這部隊是部份機械化的，有着日本最好的坦克和強大的空軍。日本軍部既發見了新坦克的可怕的威力，認清了廣大的滿州平原，可給予這威力以最大限度發揮的機會，於是終於接受了停戰的要求。」<sup>101</sup>

這是更加具體的說明。不要忘記，這評論是一向蔑視蘇聯的大英帝國主義者的政府和機關報發表出來的。

最後，也是最大一次的戰爭是蘇芬戰爭。這繼續了三個月，在零下四十度進行的戰爭，曾經是反蘇國家輿論機關嘲罵譏諷的對象。關於這次的戰績，我只想引用美國新聞界兩個最重要的人物（自然也是最反動的人物）的供狀來作證明。這兩位就是湯浦遜女士（Dorothy Thompson）

和斯多夫先生 (Liland Stowe) 在蘇芬戰爭時兩人都竭力譏罵蘇聯，特別是那位女士，還說過蘇聯的『泥腿』已經坍塌了。但在蘇芬戰爭結束後，她已不能不當衆自承她的錯誤了，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二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她這樣自首道：

『……對歐洲局勢有重大影響的俄芬戰爭，她的砲聲雖已消逝了，但有幾個事實却已現了出來。其中之一，就是紅軍的軍力與重要性。關於這個，大部份的新聞記者，包括本人在內，一向都沒有得到正確的報告。然而這是一個必須注意的因素，而且是一個重大的因素。俄羅斯（這是湯浦遜故意侮蔑蘇聯的稱呼——筆者）的勝利，使保守的中立份子、協約國和德國大為驚駭……』

那位斯多夫先生，在三月二十日的芝加哥每日新聞（美國銷路最大的報紙）上，也作了如下的供狀：

『然而，這戰爭已證明俄羅斯（在使用這一名詞上，斯多夫與湯浦遜的態度是共同的——筆者）的確有着陸軍，而且他的勁旅的確是進行堅苦而毅勇的戰鬥。現在人們都宣稱當時在芬蘭的外國記者，沒有指出這一事實。實際上在俄芬戰爭開戰後最初兩個月中，所有的報告差不多都不是事實，其次，紅軍在他那六星期的攻勢中，已開始顯示出他的威力，——當紅軍在卡來里亞地峽實行進攻時，有二點在世界軍事史上是完全空前的：第一，在零下四

十度的天氣下進行現代化的戰爭；第二，組織沒有一刻停止的五六星期的猛攻。此外，要在寬僅十一哩又有無數堅強堡壘的戰場上配置數十萬的大軍，就是最有天才的軍事家，也感到異常棘手。然而紅軍終於在一定期間內完全了她的任務，這就使那些嘲罵諷刺蘇聯紅軍的人，如湯浦遜和斯多夫等，臨末也不能不承認『沒有得到正確的報告，』和承認在最初二月中，所有關於蘇芬戰爭的消息，都不是事實了。蘇聯軍事當局已把整個孟納興防線及當時戰鬥實景，拍攝在衝破孟納興防線一片中，這片已在紐約芝加哥重慶各處開映。美國著名畫報生活(Life)的軍事專訪，在看了那一影片之後，說到：『俄羅斯紅軍決非可作笑談的，』但在一年之前，生活從頭到底，却以紅軍作為他們嘲笑的對象。他們的眼睛是睜開了。本來，紙頭終究是包不住火的。

## 五 十月革命的與國際主義的武裝

有新式和犀利的武裝的軍隊，並不是無敵的軍隊。紅軍的堅強，並非單靠牠的武裝，十九世紀軍事專家和思想家克勞塞維茲在他的不朽名著論戰爭中，論到軍隊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因素，在戰鬥行動中的力量和意義時，曾給予極高的評價——『……大多數的現象——一半是由物質的，一半是精神的原因和結果所構成。可以這樣說：物質的現象好比一把木柄，而精神的現象，是由高貴金屬所鍊成的真正的銳利的刀。』

紅軍是有着這種高貴的金屬的，這金屬就是共產黨員的精神。在目前全世界所有的軍隊中，只有中國的八路軍與新四軍，在這一階上可以與紅軍比擬。

斯大林曾指出紅軍有着如下三個特點。

「第一，我們紅軍的第一個特點，就在於她是已經解放了的工農的軍隊，她是十月革命的軍隊，無產階級專政的軍隊。……」

「第二，我們紅軍的第二個特點，就在於她——我們的軍隊——是我們各民族之間親密團結的軍隊，是解放我們被壓迫各民族的軍隊，是保護我國各民族的自由獨立的軍隊。……」

「第三，紅軍的第三個特點，就在於國際主義的精神，國際主義的感覺，充滿於我們全部的紅軍中。」

這就是紅軍有別於別的軍隊的地方，也是紅軍所以是全世界唯一的和最堅強的軍隊的地方。牠與全體人民的血肉相聯，為全國的利益，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她無時不準備着在共產黨的第一聲號召之下，在自己政府的命令之下，起來保衛祖國的人民與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她又是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者與救星，她是國際無產階級的武裝，是他們自己的軍隊。也就是這種緣故，進入波蘭和貝薩拉比亞等處的紅軍，才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因為紅軍是他們的軍隊。須知，與人民在一道，為民衆所愛敬的軍隊是不會被戰敗的。

讀了紐約泰晤士報駐蘇記者紀第 (G. E. R. Gedde) 自斯丹埠發出的一篇通訊，使我異常感動，不管紀第是一個頑固的反蘇的記者，他終無法指佈如下這一事實：

「在瓦爾那（Valna）保加利亞黑海大港口——筆者）說俄國話，和說明他是由蘇羅埃輪船上岸的，這些在當地住民心中，似乎成爲一種隱語。……在一處地方，一個更衣室的侍者聽到我對他說俄國話，就向四面張望，然後伸出一隻手來，對我說：「托瓦里斯齊，托瓦里斯齊（即俄語「同志」）你是什麼時候來的，好兄弟？」……他向我索幾個俄國錢幣以作爲紀念品，當我給他幾個戈比克之後，他對我說：「同志，我將永遠保存着牠，怎也不化掉牠，直到紅軍開到這裏來的時候。」」

請想一想，這是多麼會令人感動的一個特寫鏡頭！假如有一天，紅軍開進了瓦爾那，這個更衣室的侍者，和保加利亞的無數的勤勞大眾，是否會爲「愛國心」所驅使，在馬路上建築布里斯提台，以狙擊這些外來的侵略者呢？紅軍之所以是無敵的軍隊，不僅因爲她有最新式的武裝，是十月革命的和無產階級的軍隊，是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者，而且因爲她得到被壓迫者的熱烈而衷心的歡迎。

由上面這簡短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今日蘇聯的紅軍，實在兼有着高度的精神的與物質的武裝。在國內戰爭中，無衣，無食，武器彈藥的供給萬分困難的紅軍，既能打塌了並最後消滅了裝備完善武裝堅強的白黨和國內干涉者的大軍，那麼，像現在這樣的紅軍，她怎能不是無敵的銅的兵隊？當頑固的人們最後終於相信我們這一項見解時，他們的寶座恐怕業已完全坍塌了。

一九四一，三，十四日

即將出版的一本好書

# 中國的前途

△全書十萬字 定價僅二元▽

內容豐富

立論正確

文筆通俗

人人必讀

★理解中國前途的專著★

這裏面載有如下六篇指示中國前途的應時論文：

- 一、統一戰線內分歧磨擦的根源
- 二、中國往那裏去
- 三、再論中國往那裏去
- 四、三論中國往那裏去
- 五、回顧與展望
- 六、存亡的關鍵

子強著·求知版

請注意出版日期

# 論孔夫子

水若

孔子一向是被人稱着「聖之時者也」的人物。怎樣叫做「聖之時者也」呢？有些人認為這句話的意思，在於說明儒家的思想是行之萬世而皆準的。對於這個意見的解釋，現在和從前是略有不同了。在「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從前的時代，儒家的思想，早經成爲君主最好的御用的工具了，他們自當要站立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點上面，抬出了行之萬世而皆準的儒家的思想。現在和從前是兩樣了，君主已經被推翻了，維護「君臣之義」的儒家思想似乎應該拋棄了，然而依舊有一部份人仍然在迷戀着儒家思想而加以利用，他們拋開儒家思想的具體的內容，提出了關於牠的抽象的主張，於是認爲儒家的思想依舊是行之萬世而皆準的，而孔子畢竟是一位「聖之時者也」的「萬世師表」的人物。

第一個贊美孔子爲「聖之時者也」的人是「願學孔子」的孟軻。他曾經在兩處不同的地方用

着類似的話語贊美孔子做人的態度是：『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這種見解，正與孔子自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做人的態度相吻合。孟子的見解與後人的見解顯然有大不相同之處，孟子的着眼點在於學習孔子的做人態度，後人的着眼點在於造成孔子的偶像崇拜，進而把孔子當着是他們所御用的工具而已。

『意、必、固、我』是『執一』，『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是『知幾』。『知幾』和『執一』是顯然不同的兩種做人的態度。『知幾其神乎！』通權達變，衡量輕重，合理當義，庶幾乎可。這正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進退裕如，出處不苟的態度，推演開去，自當能夠表現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的精神，這是孔子做人的態度，這是孟子所以效法的精神，這是儒家個人修養的最高點。宜乎孟子贊美孔子為『聖之儒者也』了。

『聖之時者也』的意思，應該解釋為：能夠把握着當前時代的需要，正是『知幾』的運用。『知幾』的正確的運用，談何容易，此『聖之時者也』的境地之所以難能而可貴了。『執一』是『知幾』的反面，『投機』是『知幾』的誤用，這都是『知幾』的人所必須予以嚴正的克服的。

儒家思想是適應着當時環境的需要而產生的，就其所產生的時代來說，這種思想、有其阻礙社會前進的倒退的方面，也有其推動社會前進的進步的方面。儒家思想在產生的當時，自當是值



得我們予以重視的學派之一。假使有人認為儒家是一種超脫時空行之萬世而皆準的學派，不是無知，定是另有作用，那就大有商量的餘地了。這不是任何個人的好惡的問題，這是辨明儒家思想真精神之所在的爭執點，而為真能接受儒家思想、批判儒家思想的人所應有的態度。

## 二

儒家全部思想的着重點，從兩大方面表現出來：一為政治主張，一為個人修養。儒家的政治主張，重在「以民為本」，重在「保民而王」；儒家的個人修養，重在「學而不厭」，重在「樂以忘憂」。這兩種見解是一貫相連的，都是從牠的根本思想維護封建社會和宗法制度的本質出發的。就其政治主張和個人修養的見解來說，自當是值得我們予以重視的了，但我們不能且不應忘却了牠的思想的本質。儒家思想所以能夠成為歷代帝王維護統治階層利益的御用的工具之原因在此，而延綿不斷的有人一再提出儒家思想殘骸的原因亦在於此。

以民為本的主張是不同於政權在民的主張的。前者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政治主張，後者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政治主張。民本主義一向是儒家所重視的，正有不少的人們，把民本主義和民權主義兩者混為一談。民權主義產生於十八世紀的歐洲，表示了資產階級的人們解放自身束縛的政治要求，這種民權主義的主張自然是不澈底的，民權主義的本身正在發展推進的過程中，但已非民本

主義所可同日而語了。儒家的政治主張是一種民本主義的見解，反映着當時封建社會的要求，在殺人如麻，爭城爭野，「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的時候，這種主張多少表示出一些積極的意義，而為當時的執政者所拒絕的了。假使有人把儒家所主張的民本主義和現在的民權主義混而為一，無疑的、那是一種「非愚即誣」的見解，然而正有不少的人們犯了這種錯誤。

儒家的政治主張離開不了三個因素，其一重民，其二推恩，其三尚德。三者是一貫相連的，因而構成了儒家所主張的「王道」。『王道』一辭，在中國歷史上一向是被人重視的，一直到現在依舊還在被人利用着。其實在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一個真正實現『王道』政治的時期，『王道』政治云云，早經成為騙人的糖衣了，何況『王道』政治本身依舊是替統治階層利益打算的呢！

『王道』是對着『霸道』說的，儒家重視『王道』而反對『霸道』，春秋戰國時期的統治者們都是實行『霸道』而不歡迎『王道』的，宜乎儒家大師的孔孟在當時要鬱鬱而不得志。其實『霸道』是一種威脅的政策，『王道』是一種懷柔的政策，早經成為統治階層用以駕馭被統治階層的兩種相互為用的利器了。為什麼儒家思想在孔孟當時不能得君行道，而後世歷代的君主都一致捧出儒家思想以作護符，其間的關鍵正在於懷柔政策『王道』的妙用，於是儒家思想成為統治階層行之萬世而皆準的御用的最好的利器。這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任何人的好惡所能加以誣譏或掩蓋的，這是鐵般的事實。

『王道』和『霸道』原是息脈相通表裏爲用的。儒家則嚴格的劃分了兩者間的不同，而且用其全力提高『王道』以壓低『霸道』，因而形成了儒家思想的特質。看表面儒家所主張的『王道』是絕不同於『霸道』的，其實『王道』是繼『霸道』而起和『霸道』抱着了同一目的的東西。『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齊桓、晉文是實行『霸道』的代表人物，儒家是提倡『王道』的學派，兩者自當是不能相容的了，於是『王道』和『霸道』在儒家的心目中似乎是絕對的對立起來。儒家認爲『霸』和『王』是顯然不同的，『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霸』和『王』兩者不僅在外形上有『以力假仁』和『以德行仁』的不同，而且在效果上必然要得到兩種顯著不同的分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贖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這說明了『王道』的效果是遠不同於『霸道』的，正是儒家所以提倡『王道』的目的。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爲統治階層利益打算的儒家，居然能夠講出這樣重民輕君的話來，幾乎要使我們認爲是奇蹟了，無怪有些人們認爲儒家早經提出了民權的思想，他們更可以言之成理的高高的抬出了儒家的偶像，用以壓倒一切，以維護他們所站立的統治階層的利益。在儒家的思想裏面，我們尋找不出半點看重民權的痕跡，這是不應有而且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儒家思想裏面確實存有看重民的見解，這不僅是不應抹煞，而且正可以從重民的見解裏面，看出儒家思想的本質。

儒家爲什麼提出了重民的見解？儒家的重民的見解，絕不是看重人民而替人民的利益打算的，在本質上牠依舊是替統治階層的利益打算而看重君主的見解。在封建社會裏統治階層所重視而必須爭取的對象有二，一爲土地，一爲人民。用爭奪土地的方式因而殺戮人民的政策，是：『霸道』；用保民的方式以獲得民心進而擴展土地的政策，是：『王道』。爭取人民，正是當時大家所共同重視的一點，無怪梁惠王要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當作問題而提出討論。然則儒家的重民的見解，正是反映着當時客觀社會的要求；而其『王道』的政治主張，則爲『霸道』的政治主張的繼續，進而修正『霸道』的一種政治意見而已。

儒家所主張的保民的政策，是以『推恩』爲其出發點，而『以德服人』則爲其最終的目的。

『推恩』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政治主張，是以君主個人爲中心的；『以德服人』，則爲這種政治主張所收穫的效果，從此統治政權得以穩定而不動搖了。『推恩』足以保四海，『推恩』的目的，在於『保四海』的啊，這究竟是爲誰打算呢？一方面較之草菅人命的『霸道』似乎是好得多了，但另一方面則收到了征服人心的『以德服人』的麻醉作用，無怪儒家大聲疾呼的提出了『保民而王』的政治主張，於此我們可以看出儒家所主張的『王道』思想的本質。

政治主張，說明了儒家思想的一方面，個人修養，說明了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兩者正是儒家所以被人捧為偶像而迷戀的根源。

儒家所重視的個人修養的方法有二，其一是學，其二是爲。「學而不厭」，表現了儒家的「學」的精神；「學以忘憂」，表現了儒家的「爲」的精神。孔子個人在這兩方面的修養極高，單就個人的修養來說，我們應該接受而加以學習的了；不過儒家所主張的個人修養，和其政治主張息息相通，離開不了牠的思想的本質的。假使我們拋開了儒家思想的內容，單獨提出一些抽象的主張，加以渲染誇大，認為是行之萬世而皆準的，不僅自欺，而且誣毀了儒家的思想，這種錯誤的態度，正是我們應該予以辨別而克服的。

孔子最喜歡把學和教對比着加以說明，他曾經不止一次的自謙而又自負的告白自己是一個「學不厭而教不倦」的人。「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這是孔子爲學的態度，更是孔子做人的態度。「學而時習」，「溫故知新」，「每事問」，就學說；「博文、約禮」，「立人、達人」就教說。「教學相長」，「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然則教就是學。孔子所學何事？自己學習「做人」。孔子所教何事？教導別人「做人」。「教」的一方面是不離開「學」的，而其另一方面則又不能離開了「爲」。「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明了孔子「樂以忘憂」的「爲」的精神。宜乎儒家的個人修養，重視「學」和「爲」兩個條件了。如果我們拋開了所以做

人的具體條件不談，僅不過抽象的來觀察儒家所提出的學和爲的精神，誰也應該給予重視而加以接受；但是我們進一步的觀察儒家所提出的做人的具體內容，必然將要得到不同的結論。一些故意採敘儒家的具體內容而把一切抽象化起來的人們，他們的態度絕不是單純的啊。

儒家做人的具體條件，第一提出『孝』字，第二提出『忠』字，第三提出『仁』字。『孝』和『忠』的做人的條件，具體得多了，『仁』則不免抽象化。孝對父言，孝是支持宗法社會的柱石；忠對君言，忠是支持封建社會的柱石；儒家所提出的『仁』，則建立在孝和忠的基礎之上。這是儒家做人的具體內容，這是儒家思想的本質。

宗法社會是極端抬高父權的，『父父子子』；封建社會是極端抬高君權的，『君君臣臣』；於是儒家提出了『正名定分』的主張。儒家所主張的個人的修養，是以此目的爲出發點的。儒家指導我們每一個人都應修養成爲：在家爲父之子，在國爲君之臣，我們都應成爲一些埋沒個性的『沒我』的人們。『沒我』是不同於『無我』的，公而忘私是『無我』，任人擺佈是『沒我』，『沒我』是十足的奴隸的坯子。在宗法社會的基礎上而建立了封建社會，封建社會自當根深蒂固的堅牢了，這是儒家爲統治階層利益打算所提出的法寶，統治階層自當要視爲行之萬世而皆準的了。

宗法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看重父權與君權，其實是一貫的看重男統的主張，在儒家的眼光裏

面，女子是一向沒有做人的獨立的地位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在封建社會制度下，命運決定了女子只好永遠做奴隸，儒家偏偏要說出：『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的話，真是一副十足的官家面孔。其實儒家的個人修養，最終目的，對於男子、訓練成一種做臣的地位，對於女子、訓練成一種做妾的地位，談不到個人獨立人格的，更埋沒了個性，宜乎統治階層樂於利用這種奴隸道德了。

在中國歷史上所能看到的只有兩種類型的人物：一種是終身做着奴隸的養君子的小人，這些小人、在君子的眼光中看來，反而是難養的；另一種是失却個性的孝子、忠臣、節婦。孝子是重父權社會之下的產物，忠臣是重君權社會之下的產物，節婦是重男統社會之下的產物。從一方面看來，中國全部歷史似乎都是這些孝子、忠臣、節婦在那裏撐持着的，從另一方面看來，正可以見出統治階層對於儒家思想的妙用。

儒家是極端看重名節的，但儒家所重視的君臣之義又是極端抽象化了的。無論是誰，只要他已經處於君的地位了，大家對之即應以臣道自處。實際的情形雖然不同。但君臣之義的名依舊是照常存在的。君臣之義的名既然存在，儒家看重名節的主張當然是不動搖的了，儒家思想所以能够行之萬世而皆準。

儒家在孝和忠的基礎上面提出了一個『仁』字。個人修養的最高點，在於做到仁者；政治主

張的最高點，在於實行仁政。仁之一字、貫澈了儒家的全部思想，我們自當必須予以重視。『憫隱之心』，是仁的開端，『推恩足以保四海』，是仁的歸結，『惟仁者宜在高位』，於是『政教合一』。不過儒家的『仁』的運用，有其一定的界限和等差的。『無野人莫養君子』，『勞力者治於人』，說明了運用『仁』的一定的界限。養君子的野人，正是治於人的勞力者，對於這些勞力的野人，是應該運用『治』之一法的，自當不應該和他們談到『仁』了。儒家思想的本來面目，就在其講『仁』的運用一點上面，也表現得十分顯然。就儒家的見解說來，對於同類的君子，當然需要實行忠恕的『仁』道，對於治於人的勞力者，假使也實行忠恕的仁道，那將何以『養君子』呢？這種主張，一貫的運用在『仁政』方面，告訴我們『推恩』『尚德』的見解，僅不過為統治階層的利益打算而已。

儒家的個人修養重在做人，無論是在學的方面，或者是在為的方面，都是一貫的表明了這種意見。儒家希望我們鍛鍊成爲一些適合於宗法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個人，這和牠的政治主張及其思想本質是相適應的。難道我們現在做人的態度，仍然需要儒家所主張那樣的適合於宗法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個人嗎？對於那些高捧儒家偶像的人們，我們應該嚴正的提出這樣的反問。

#### 四



在中國歷史上存在着一些特殊性質的幫閒者的人們，這些幫閒者的人們一直到現在依舊在社會上佔有着不少的力量，他們是些高捧着孔夫子的招牌實際上靠着做官吃飯的一羣，這就是古已有之的士大夫階層。『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說明了這些人們的所以做人之道，讀書和做官，成爲這些人們一生之中的兩大事，他們讀書的目的，在於做官，一旦有官可做了，所謂讀書云者，早經成爲被拋棄了的敲門磚，於是他們以統治階層幫閒者的姿態出現。他們幫助統治階層唯一的法寶，就是運用儒家的思想，因而孔子被高捧爲偶像，而歷代的君主都在極其推崇孔家店了。

士大夫階層的人們是儒家思想訓練而成的人物，他們在『得君行道』的時候，把儒家思想拿來在實際上運用，尊重孔子、抬高儒家，原是極其自然的，爲了統治階層及其自身的利益起見，自當主張儒家的思想是行之萬世而皆準的。在封建社會裏面，士大夫階層成爲穩定社會的上層份子，但在現社會裏面，這些人們早經成爲阻礙社會前進的渣滓了。嚴格講來，士大夫階層是一羣專爲統治階層利益打算以壓迫被統治的人們而寄生於社會的幫閒的小丑而已。

誠然，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曾經不止一次表現過積極的力量，儒家思想曾經訓練成功不少撐持社會、旋轉乾坤的極有骨頭的人物，一直到現在爲止，有許多可歌可泣成仁取義的人們，直接間接依舊是在儒家思想影響之下孕育而成的，我們對於儒家思想似乎不能且不應一筆加以抹

煞，有些高捧儒家偶像，打算支持孔家店的人們，正以此為藉口而向我們說教。儒家思想有過不少積極的表現，我們自當承認而予以重視的，但儒家思想的本質，究竟是為誰說教呢？這是我們觀察儒家思想的最基礎的立腳點。站在這個觀點上面，我們可以正確的揚棄儒家的思想，我們更可以看清高捧孔子以支持孔家店的人們的嘴臉。

儒家打算訓練而且是已經訓練的人物，因着所處的地位不同，表現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得君行道』的時候，是一種『用之則行』的生活方式；在未能得志的時候，是一種『舍之則藏』的生活方式。前者是一種做官的生活，後者是一種退隱的生活，都是士大夫階層的人們所獨具的生活方式。士大夫階層的人們、當其在做官的時候，是以幫開者的姿態出現的，當其在退隱的時候，則又以傍觀者的姿態出現了。惟其是一些十足的幫開者，所以才能成為一些事外的傍觀者，傍觀者的本質，依舊是幫開者的本質啊。幫開者是一些直接幫助統治階層的寄生者的生活，傍觀者是一些間接幫助統治階層的寄生者的生活，高捧孔子以支持孔家店的士大夫階層的人們的嘴臉，如此而已。

做官與退隱這兩種生活，表面相反實則一致。『用之則行』的做官的生活，貴乎有救人濟世『兼善天下』的懷抱；『舍之則藏』的退隱的生活，貴乎有清高自賞『獨善其身』的胸襟。一些做官的士大夫們，成為統治階層的耳目；一些退隱的士大夫們，成為統治階層的點綴。士大夫階

層所表現的兩種不同的生活，都是有助於統治階層的人們，而收異曲同工之妙的了。士大夫階層的本質，是一些幫閒的人們，是一些寄生的人們，幫閒是離開不了統治階層的，寄生同樣是離開不了統治階層的，做官是幫閒而寄生的生活，退隱則為單純的寄生生活而已。寄生生活決定了士大夫階層的一切，寄生的人們，必須倚靠着統治階層的主子，同時又須剝削着被統治階層的奴隸，於是士大夫階層永遠是以幫閒姿態出現的一羣了。

儒家思想所以能够行之萬世而皆準的原因，在於士大夫階層的人們把牠的思想抽象化了，只要統治階層一日存在，也就一日用得着士大夫階層的人們，他們都是需要高捧出孔家店來以作護符。儒家思想僅不過成爲他們所利用的工具而已。於是在舊的主子之下，有一羣忠於其主的士大夫階層的人們，在新的主子之下，又另有一羣忠於其主的士大夫階層的人們，他們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徒，都是寄生於別人的幫閒者羣。這正說明了儒家思想的妙用。朝代儘管變更，統治階層的地位依舊存在，士大夫階層幫閒者的地位依舊存在，孔家店更其應該維護的啊。

儒家思想是封建社會之下的產物，轉而成爲支持封建制度維護封建制度的工具了。在數千年來的中國社會上，最佔有地位而形成特殊勢力的，是一些在朝的官僚，和一些在野的紳士，他們都是些高捧孔家店的最出力的人們，他們在幫助統治階層、其實是爲着了自身的利益而魚肉別人

的剝削者的一羣。中國社會所以停滯不前的原因，正因為有這些倚靠封建勢力生活的人物，必須死命的支持封建勢力因而利用孔家店。每次在朝代更換的紛亂期間，儒家思想都是被人棄如敝屣，一旦政權穩定了，立刻就高捧出儒家的招牌，孔家店再度被人重視依舊建樹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這絕不是偶然的，在一去一取之間，說明了儒家思想的本質。紛亂期間正是統治政權動搖的時候，大家都想爭取統治政權，對於維護舊統治政權的儒家思想，自當視為障礙物而棄如敝屣；等到統治政權已經把握到自己的手裏，這時統治階層的人們唯一的願望，在於如何穩定其統治政權，儒家思想自當又用得着的了。何況更有一些士大夫階層的人們自然會替統治階層的利益打算，高捧孔家店以出來說教呢？於是士大夫們因為高捧孔家店而做官，孔家店也因為有了士大夫們的高捧而重振，這就是中國歷史上雖屢經變亂而終不能跳出孔家店的圈子以外的緣故。不僅此也，每次外民族入主中國以後，都要尊重儒家思想而高捧孔家店的，有些人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同化外民族的證據，其實這正是入主中國的外民族善於利用儒家思想以駕馭自己的奴隸。儒家思想是為統治階層利益打算的，終於會被外民族用以作為征服我們的利器，這雖然是儒家思想應有的結果，但有不少的人們認為外民族在我們的文化面前低頭了，這是何等羞恥而又痛心的事實啊！現在又有不少的人們高捧孔家事了，同時侵略者也在極其尊重孔夫子，他們的胡蘆裏面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呀，一些依舊做着幻夢的人們可以醒醒了。

## 五

說到中國文化，一向是以儒家思想做骨幹的，在適應於封建社會的條件下的文化，自當是以反映封建社會要求的儒家思想為最適宜的。儒家思想可以替統治階層麻醉被剝削的奴隸，但不能替統治階層抵擋外來的槍砲，於是有人認為：我們是重視精神文明，人家是重視物質文明，因而提出『中學而體，西學為用』的口號，這種把精神與物質割離，進而主張『中體西用』的見解，大家都知道是錯誤的，偏偏現在有人又把這口號重新提出，真是令人莫明其妙，這和高捧孔家店的態度是一鼻孔出氣。在提出這樣見解的人們，大約認為在孔家店裏面所固有的是精神文明，所缺少的是物質文明，我們只要能夠採用別人家的物質文明，回過頭來發揚自己的精神文明，統治階層的人們就可以穩定統治的地位，於是天下太平，這就是『中體西用』的妙用。

第一次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是清末的人，在當時多少含有一點積極的意味；第二次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是現在的人，（見馮友蘭所著的新事論）同時也就是反對民初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的人，顯然的他的目的在於維護孔家了，我們看不出他的半點的積極意義，僅不過是在為倒退的力量張目而已。

清末的人處於君權統治之下，儒家思想籠罩一切，外人的槍砲動搖了腐敗的朝廷，他們感覺

到在物質的槍砲方面是人之所長我之所短，爲了穩定統治者的政權起見，很自然的產生了富國強兵的要求，因而提出『中體西用』的口號。這口號的本身是很錯誤的，對於中西雙方的文化都未能有正確的把握，但在當時已經表示了局部接受西洋文化的趨勢，無形中推動了當時社會的前進。可是『中體西用』的口號的本質，依舊是爲了維護孔家店的，因爲儒家的思想是代表精神文明的，而精神文明又凌駕物質文明之上的緣故。

民初的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口號和『中體西用』的口號，顯然的有本質上的不同，在思想界方面引起了不少的波動，民初打孔家店的人的立場雖然是不最正確的，但他們的不顧一切和舊社會搏鬥的勇氣，值得我們重視的。以民初打倒孔家店的人的見解，和清末提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人的見解，以及現在再度提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人的見解相比較，前者是代表前進的力量，後兩者是代表倒退的力量。民初的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的目的，在於反對吃人的禮教，質言之，爭取個性的解放。儒家思想反映封建社會的要求，封建社會道德的特質之一，在於埋沒個性，而吃人的禮教正是最好的埋沒個性的工具；民初的人受有着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影響，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重在個性的解放，反對吃人的禮教和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的提出，正是適應着這種要求的，在當時自當是一種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但民初的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意義，至此爲止，不久，他們又在『整理國故』的新口號之下，重新和儒家思想妥協而

又投身到儒家思想的圈子裏面去了。外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反映着半殖民地性質的中國社會，舊有的儒家思想的文化，反映着半封建性質的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傳入到中國以後，終於不能跳出反映封建社會儒家思想的懷抱。民初的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是以革命的姿態開其端，但以妥協的姿態結束了。

現在居然有人正式認爲民初人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是錯誤的，而清末人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張反而可以採用了，顯然在告白中國資產階級在文化上的代言人的倒退和沒落的命運。沒有絲毫可怪的，中國各方早經成爲世界的一環，這種見解是和國際開資產階級的文化代言人的見解相呼應的。凡是打算阻礙歷史的發展而成爲渣滓的人們，歷史必然拋棄他們、吞沒他們而前進。現在提出『中體西用』的人的見解，打算在中國固有的『國風』以外，添加一些西洋的物質文明，較之清末人所主張的『中體西用』的見解，未見有若何高明之處，不過清末人的主張，在當時帶有積極性的，現在人的主張，沒有半點積極性可言，兩者的分別，如此而已。而且他們把道德和科學絕對的對立起來，而把道德抽象化了，拋開具體內容而抽象化了的道德，自當行之萬世而皆準，甚至他們把現在的領袖和從前的帝王給予等同的看法，希望現在做領袖的人也以從前做帝王的態度和手法來對待下屬，這種由上而下爲統治階層利益打算的動機、態度和目的，完全暴露出來了，正是繼承儒家思想的一貫的作風。他們自己既然站立在打算重振孔家店的

一方面，用以維護自己一羣人的利益，當然要痛惡那些曾經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的人們。

## 六

現在打算重振孔家店的人們似乎有兩種趨勢，一派在抬出宋儒程朱學派所提倡的理學，一派在抬出清儒顏李學派所主張的力行。前者的中心人物可以馮友蘭先生做代表，後者的中心人物可以蕭一山先生做代表。繼承宋儒程朱學派重視理學的馮友蘭先生，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做人的態度；繼承清儒顏李學派重視力行的蕭一山先生，當然有『為人生而藝術』的做人態度的傾向。清儒顏元在學術上的見解正是宋儒朱熹的正面攻擊者，現在馮、蕭兩先生重行提出朱、顏兩家的思想，煞是好看。

本來儒家思想就其修養方面說，各家原有偏重點的不同，孔子在修養方面更重力行，孟子在修養方面更重涵養，荀子在修養方面更重致知。他們在修養方面的偏重傾向，到了新儒家的手裏，似乎形成了三派。宋儒的程朱學派在看重致知方面說，接近荀子的思想；宋明的陸王學派在看重涵養方面說，接近孟子的思想；清儒的顏李學派在看重力行方面說，接近孔子的思想。因而程朱學派主張『理在事上』，陸王學派主張『理在心內』，顏李學派主張『理在事中』。嚴格說來，陸王學派和顏李學派都是程朱學派的反響，陸王學派站立在極端唯心論的觀點，對於程朱學



派提出修正，顏李學派帶有唯物的傾向，對於陸王學派和程朱學派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清儒的見解在某種觀點上說來，較之宋儒與明儒的見解，似乎進步了一些，因為他們的見解看重生活，提出『致用』的口號，其實清儒的這點進步性，有其一定的限度的，過分的誇大了他們的見解是錯誤的，新儒家的見解始終未能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套。

宋儒程朱學派所主張的學理，不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他們把理的觀念超脫一切事物而抽象化了，這是一種要我們離開現實生活的見解；清儒顏李學派所主張的力行，同樣不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他們重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行、六府、六德、六藝之道』，這是一種要我們忘却現實生活的見解。宋儒與清儒都是離開不了儒家思想的本質的，直接間接都是在替統治階層的人們說教。

馮先生捧出宋儒的理學，叫我們離開現實而注重超脫事物的抽象觀念，自當行之萬世而皆準，這是一種超脫時空的見解。蕭先生捧出清儒的力行，叫我們忘却現實而注重『我國古代的政治思想』，同樣行之萬世而皆準，這是一種復古主義的見解。前者的態度近於『投機』，後者的態度近於『執一』，兩者在表面是正相反對的，其實他們的目的都在高捧儒家思想，打算重振孔家店的，他們究竟在為誰說教呢？這是一點耐人尋味的地方。

儒家思想早經成為封建社會統治階層御用的工具，因為儒家思想抽象化了，於是一切統治階

層的人們都可以用牠得着。寄生於統治階層的士大夫們，歷代都是高捧儒家思想支持着孔家店而爲他們的主子們說教。我們只要看到有些人們抬出孔家店的招牌出來，就可以料到政治上專制的力量將要抬頭。儒家思想既然成爲統治階層所御用的工具了，在被統治階層人們的眼光中看來，當然要被認爲是不祥之物。現在難道我們還需要專制的力量抬頭嗎？但事實上有不少的人們高捧儒家思想在替專制的勢力張目。

孔子果真是一位『聖之時者也』的人物，果真是一位能夠認清時代把握時代的『知幾』的人物，就這一點上說來，我們應該接受他的做人的態度。我們不再處於君主專制的時代了，一切變相的由上而下『王道』式的開明專制，都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直接間接爲統治階層利益說教用以麻醉我們的學理，都應該毫不顧惜的拋棄，我們所爭取的是徹底的民主政體，我們所需要的是推動民主政體實現的學說。士大夫階層所高捧的儒家思想直接間接在助長倒退的專制的力量，現在我們應該重行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

## 本 輯 介 紹

求知有如一座解剖台，喜把每一問題分解得有條不紊；它又像一架愛克司光線機，好把問題的本質透視得清清楚楚。一句話：從本質上來了解每一問題，乃是求知的一個可喜的特色。

首先，志願先生的論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正是在作者鋒利的解剖刀下，把二屆國民參政會的正體，暴露無遺。

其次，青之先生的民族統一戰線的若干疑難稿，本擬這次登完，以續稿滿長，稿紙上關係，這期刊自第六節，從明末黨爭說到今日國事。作者本是一個有名的史學家，當他看到某報曲解明末黨禍史實，史學家責任所在，且事關危害統一戰線，便出面有所辯正，一以正史實，一以訪國人，使磨擦專家的正論，計不待書，不失為有特殊意義的文章。

中國的政治危機內包含二篇關於皖南慘變的文章，這些作者都是數萬軍外的異國人民，然而他們對於目前中國內情能認識得那末正確，讀者諸君當大為感動，而為團結奮鬥吧！

本輯關於國際問題的論文有兩篇：一篇是吉先生的希特勒的春季之賦，說明德國的存在攻勢在作怎樣佈置以及可能遭遇的種種困難；一篇是朱進先生的蘇聯的國防，說明蘇聯國力正在飛躍的擴展中，以及它所包含的意義。都值得一讀。

最後，水若先生的論孔子，指出歷代帝王之所以把儒教思想尊為統治臣民的超時代的存在，是由於它根本是替封建統治階級服役的學說，又在目前這一時代而想重振孔家店，誠如作者所說，不僅是時代錯誤的落伍者，且是有害於思想進步的大阻力，應該在被揚棄之列。

本輯篇幅實在超過太多了，意大利故事祇得暫停一期。

891

3/4

EQ

\$0.70